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必種獲甫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

舉蕩平懇乞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

摧戰士之氣之罪○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蘭賊攻

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

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

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

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

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

蘭賊
攻成
都

宇居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
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負坐
困圍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庄田米穀
爲久困之計○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
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
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仰
藥化貞奏請速發新餉

兵部題近因經撫不和奉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
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
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

請罷
宣諭

差官有不敢不聞于皇上者蓋撫臣主戰不欲示
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疎深求之以兩臣爲
不和微按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
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睽之迹廣寧奸細
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
遠出招搖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爲經撫不和而出
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朝命
直待特遣大臣諫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
朝廷之體輕矣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藐視
中國矣東夷兢兢思逞窺釁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

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西虜勃勃嚮風。爲我而來。而我反示以內離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遐邇之聽聞易眩。而軍情之變。習無常。一聞宣諭。廣寧軍士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薊密邊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之猜疑互起。而宵小之交構滋深。目前雖分左右之袒。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強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于千里。無遠弗屆。廣寧非聲教不通之地。邸報抄傳。便當悚慄。豈如海

外屬國必待

王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綸音移

一咨文馬上傳諭。再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

重任。若疆場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有功。方有轉迴之路。上方殊禮。予奪自君。非可

逕繳。惟堅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闢玄黃。倘再

有抗違。併各道將等官。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外

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叅處。庶紀綱克振。

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矣。伏祈聖明裁鑒。施

行在晉具稿。○先是兵部會議奉

聖旨。經畧官言。會議未盡羣情。爾部還同大小九卿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諭中外能擒奴酋者封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

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畧還劔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劔許以便宐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為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科蔡思克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宐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單萬耳萬目

其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尚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勳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端

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
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

遼撫王化貞揭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抄掠沙嶺高
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
永與爾絕抄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蓋
抄花之狡屢款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
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兔
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軟血
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乾糧
之費受約而去抄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
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
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
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
結憨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反青領銀二千抄花五
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
歲加憨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
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
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
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抄化之部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疏曾云慙遠而難恃
可保其不合于奴抄狡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
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思亥借助奴
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抄花也慙爲虜帝忿
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
視奴如以山厯卯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
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
持然後就中取利耶惟是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
夷不空借力于虜則耻聞命矣除抄花駐養善木去
邊可二百里其北慙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慙率大部阻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
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
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夷
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
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
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
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
一約婚姻抄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慙不屑受譯審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

通事實錄 卷之七
宇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

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
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于十萬師矣 丙寅十
二月

給事中侯震暘奏臣謂經撫不和大半繇登撫之誤
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紆迴登萊去遼一晝夜
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
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
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
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筭豈其
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

奇何足深忌乃僞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朗先逮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賫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敕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紹勳向擬降奴勉強歸正梁之垣冒領餉銀以
朝鮮爲市朗先左袒二人不能無咎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具疏邇緣經撫意見參商上履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據所見幾成一闕之市
矣。臣亦擬一議單大要主于責成叅以經撫分任之

通事實錄 卷之七
說此非臣之含糊襲套也廷議大約相同臣固不能
執已見以違衆議也臣與同官正酌議具覆間忽
因科臣侯震暘之疏欽奉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該當協心報國卽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回奏科道官條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這本却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遼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都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遷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了事限

次日卽奏欽此臣部遂不敢復主前議靜聽會題乃
於本月十一日晚間接得劉渠塘報據探役李雲
龍供稱遼陽一帶密探夷情有奴酋將各處兵馬盡
數發在海州一帶要在本月初三四日過河等情又
據劉渠塘報撥夜陳榮報稱牛庄東南起烟霧五里
寬十里長等情據此虜之合隊謀犯情形明于指掌
矣臣嘗料虜中習知我兵有三方並進之謀所最慮
在登萊水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龍之結聚爲奴酋
腹心之大患目下止因天寒冰結海風不便我兵未
進少待清明時候舟師便可渡海合登津之旅以攻

通事實錄 卷之七
金復蓋州約會毛文龍以攻寬鎮再牽合朝鮮出兵協助東師一動廣寧兵即從西入西虜之衆又從後應奴雖有精銳而四面受敵分兵支應奴必不能當也與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三路未集先一決戰以襲我之未備乘我之單弱故今歲春防萬分緊迫非可易帥之時矧西虜來助正窺我情形以決進止而我示以內離之釁寧無隳敢戰之心經臣之駐右屯調兵催餉關上器械緊運出關久爲戰守之具雖口許爭利而心實未嘗泄泄當兩兵對壘之際忽奉命更易右屯之人心一動奴聞之必躍馬

渡河而邊事不可爲矣。廟廊之上止當論功論罪安論兩臣之和不和。和而建功封拜酬其勞不和而債事吏議隨其後以經臣之才識高明豈真閔不畏法而威君不能懾者耶。細查廷議有謂經臣當更置者。臣謂此非更置之時一更置到彼必須一月。初來任事諳練必須三月擇臣而使之猝不能得當以副任使即如科臣之議或用本兵更代而往來交代之間內無本兵之主張外無經畧之調度強虜壓境臣不無杞人過慮焉。以臣愚見凡致遠涉險莫如仍用駕輕就熟之人。事到緊急性命懸于呼吸存

亡判于須臾誰敢復爲爭兢目前乞嚴旨責成萬分謹備以防突犯倘後再悞悞念爭俟虜情稍緩另議更張於明旨不悖於戰守不悞而于疆場亦無損矣奉

聖旨據奏夷情緊急着馬上行文與經撫官用心防禦不得彼此推諉以致疎虞其糧餉着立刻查催如延緩悞事責有所歸

十四日奉旨二十日而虜過河劉渠戰敗廣寧隨陷議更經略無及矣

王在晉題本月二十四日接總兵劉渠塘報奴酋於

十七日同第八子并叛將統馬步兵各帶乾糧并攻城車輛鈎梯及挖城鍬鍬盡數西發繇黃泥濘投進又准總督王象乾報二十日奴酋從東來耿樂屯對毛家寨過河又從東夏郎二屯過河又從通江過河繇三岔河直抵西平堡又從咬溝過河又在楊林子從轉灣空過河周守廉從空心樓出牆達賊徑奔沙嶺守備李正蔡鎖萬金各帶兵馬敵住叅將黑雲鶴帶兵馬策應奴酋叛黨孟成勳王朝玉等報我虛實遂傾巢而來聲勢甚大劉渠親提主客大兵見駐鎮武迤東與賊相持等情續據遼撫王化貞飛報相同

該臣看得夷烽緊急我已陳師河上轉睫春深三路
竝進賊之得於窺伺久矣奴知我之必東勢必先犯
我之西也。我之議論未定而賊之謀畫已深矧有奸
人勾引。奴計遂決。然我必自勝而後可以勝人所謂
自勝者何。經撫之同心是已。將士之用命是已。惟經
撫不同心而後將士不用命。今日之緊關處全在經
有謀而撫必應。撫有急而經必助。二臣合爲一心而
奴必不能久駐。蓋奴衆之來所帶者乾糧耳。而乾糧
易盡。野無青草。馬料亦易盡。堅壁連營固守勿戰而
奴必返也。彼乘冰堅而渡河。冰漸解而奴必返也。我

或出輕師以擾之。乘其惰以擊之。截其輜重以困之。
俟其歸以掩襲之。賊未必能得志於我。顧所爲應急
之着十有二焉。一曰防奸細賊凡入犯先藏細作外
攻內應。今回鄉之人衆矣。真偽還雜。釁孽潛滋。豕牙
牛牯。譏防空密。內難不作。憑城而守。賊雖衆。詎能飛
越乎。一曰假權宐經臣手握。賜劔軍心自惕。撫臣
越在廣寧。安能一一請令奉有。朝廷專。勅旗牌
卽同。上方之賜偏裨。以下不用命者。徑行誅僂。總
以尊。君之命。經臣不得異同。一曰緊接應。賊攻廣
寧右屯。必發兵應。抹攻右屯。廣寧必發兵應。援以至

鎮武寧前等處皆然務期首尾必顧唇齒相依怠緩不揀者即坐以逗遛退縮之罪一日用西虜邇聞西虜已臨近地聽我指麾奴旣渡河入犯彼中必虛當發精兵協同西虜直搗遼瀋圍魏揀趙奴必內顧躍馬東馳矣一日謹關塞山海係神京北門虜騎縱橫北門震恐當嚴勅總督及順天巡撫預整兵馬謹守巖關其薊門虜報頻仍軍士三月無糧速令戶部那處解發限日起程以濟急用一日議調遣薊密新建車營蓄養士馬外之以備危邊之接應內之以備都城之救援今宐先期整頓預備調發其南兵

部職方主事何棟如招練新兵見在通州一帶速宐催僨抵關策應毋緩一日急兵餉戶部解發帑金昨問塘報人役尚在途間相遇此時河四缺餉望眼欲穿亟須馬上差人嚴僨仍着薊鎮發兵護送至廣寧等處交割其餉郎傳國具文請告宐即令視事料理兵餉勿得稽延一日發水兵臣面詢登州同知宋大奎知登萊水陸官兵已幾三萬此時春風已動若遇順風一日可達旅順速檄撫鎮發兵渡海滕泊近遼島嶼相機進止奴如久屯深入即攻金蓋等處以掣其尾河西之圍可解矣一日通消息登萊總兵

沈有容素蓄敢死家丁及善泅兵役乞傳令該鎮密地差人或繇海道或從陸路間道與毛文龍通信發兵攻擊寬鎮奴顧巢穴勢必回旋蓋邸報五日達登州重犒差去人役無難一通信也。一曰廣招諭遼人從奴者迫於畏死原非真心降賊今與真夷相雜合隊而來此卽其脫身之地可明示招來卸甲免死河東降將有乘機擊賊者前罪盡釋仍行論功但不得收入城中以釀內患。一曰定人心虜兵過河遐邇聞風悚息矧當入覲計偕之時五方聚會聽聞易襍訛言易興。廟堂之上似宜鎮靜勿令輦轂近

地人心惶惑致有他虞。一曰省議論今時病痛全在議論之多一聞虜報當事者精神只宜用之禦寇若再分心杜謗羣言噂沓恐壞邊事至于嘉謨碩畫應集衆長諸臣條議可採者稟擬卽行以免部覆耽延亦今日救時之一策也。以上諸款卑卑無甚高論緣時急事迫聊助廟謨仰備采納奉聖旨俱依擬作速行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正月二十一日周守廉塘報至稱奴兵已直抵西平攻南門至次日午時報奴兵五萬又益以新練遼兵四五萬車載火炮其鋒不可當

羅一貴死守西平城不得破。奴分兵一半攻西平，一半趨平洋橋。總兵劉渠盡撤鎮武之兵，前往迎敵。連攻打三陣，奴兵稍却而復前。我兵跼立不住，大營遂潰。劉渠落馬，奴又分兵兩路一趨廣寧，廣寧之存亡在呼吸間矣。○總督薊遼王象乾馳報正月二十六日，潰兵滿路，填塞接經。臣熊廷弼手書稱：今番逆兵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變。至于西歸，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禳。本日申時，經臣進入羅城，臣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總兵劉渠陣亡。廣

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負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綁撫臣王化貞。迎賊有叅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爲叛賊盜去。有各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奪去一馱。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羣賊破開，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
化貞至閭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
關不忍以 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爲夷
虜且以益奴之強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遼人數千假
扮西虜且截劫于前屯寧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
進各將領兵殺散奪下被鹵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
收拾沿途潰兵所弃甲仗與逃民丟弃幼小子女不
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有奸徒刺關倡亂身率親
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驚
搖與寧前道副使張應吾特殿後等語又傳說廣寧

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
遼撫招募遼兵出孫得功于獄用爲遼人帥化貞
信之倚爲心腹熊經略謂奴不可戰議論相左乃
廣寧之陷奴未抵城而遼兵盡潰潰于頃刻開門
啓鑰以龍亭迎奴矣遼兵獻城奴踟躕不敢入盤
桓于外者久之已而知城中無他構也始入晉抵
山海托來君斯行進獄索遼撫手書招得功多方
設計間之得功爲奴所疑遂不免不則永芳之後
又一永芳矣

戶部尚書汪應蛟題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

憂懼蓋爲在遼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牛車銀十萬兩。餉臣又催小車二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奴騎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夢中失去。盡賫盜糧痛心不啻九死。即臣部有點鍊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而立致此百萬糧料也。○薊鎮巡撫李瑾揭稱薊兵出防。索計未發。預支錢糧。委曲諭散。遷怒薊州道邵可立。將該道擅扯下轎。臣移書計部回稱。卽行起解。及接樞臣張鶴鳴揭。邵可立

業已掛冠。士民號哭。恐本道一出薊門。百姓無主。逃命散去。則封疆所係。殊非細故。日來法紀波流。人情瓦解。戰兵望塵而奔潰。防兵甫行而譁亂。倘奴一窺誰爲禦侮。則逼逐之罪。奚獨卒伍。并該將領當嚴行重處者也。○御史夏之令疏云。先是經撫不和。行道之人亦傳爲口實。我兵屢劔其劊。未復乃欲以無能之將未練之兵。輕犯強敵。化貞雖劣。不應懵懵如此。固疑化貞之實不欲戰。實不欲進兵。而時時言進兵。以開廷弼鬻爭之竇也。固疑廷弼教化貞僞言戰。僞言進兵而已。隨爭之以爲異日互相推諉之地也。今

經撫
弁潰

廷弼逃化貞亦逃在廷弼若預知廣寧之必不能守而先去以爲民望在化貞若唯恐廷弼之不能稍待而亦步亦趨此若分罪彼若效尤一走不先不後臣故因此而知二人前此之不和非真也僞也。撫臣之言戰虛聲也。經略明知之疏牘亦明言之矣。知其爲虛聲則不必爭爭之亦不必力而經臣却借此爲卸担之題目其爭僞也。撫臣僞言戰不能愚經臣而經臣乃僞爭戰守以愚中外此疏發出僞字亦人心之靈不能終昧耳。化貞從數騎走問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

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慙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鎮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方震孺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那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自右屯赴問陽尋隨進關兵部尚書張鶴鳴題奴兵渡河前兵不利今日當關雖有督臣坐鎮有總兵孫顯祖將兵而人心震動必得大臣抵關視師臣願以中樞至關視師不敢以虜貽君父淮蔡之功裴度在行臣雖不才憑藉皇

本兵
視師

上威靈親至山海凡隘口之險夷軍馬之多寡經撫
之情形道將之邪正勇怯一一查閱以爲廣寧後勁
以爲山海扼要之計然是行也即以視師而往尤須
成師以出出門不可無兵請以何棟如所押兵六千
六百名併臣部新招兵八百名御史鄒復宣募兵三
千二百名已至天津并勅戶部亟給之餉星速抵
關俱聽簡練再於防守兵內揀選二百湊滿一千盡
以隨臣有兵不可無將請以副將王國樑加陞總兵
盡帶所蓄家丁爲臣爪牙有兵有將而行軍機宐又
不可無謀議之人請卽以何棟如加京銜爲臣贊畫

夫有兵有將有贊畫而無餉則一步不可行請於戶
部帑金內發數萬付密雲餉司收貯以聽不時之
用至于敕書關防廟堂裁定如廣寧能守臣回
部復命如廣寧不可測臣暫駐山海另奏施行然
此罔非徼皇上之寵以效馳驅也臣子髮膚皆
君父所有臣每痛恨食君之祿擔君之爵全無
一毫爲國爲朝廷而背公死黨大惑不能解比比也
臣是以不敢自愛其身而爲皇上舒東顧之憂臣
部印信有臣部左侍郎王在晉正直忠厚嚴毅精敏
委之署掌必當機務不悞國事臣行矣而朋黨忌臣

者萬巧千險以中臣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相臣極力主持則 社稷幸甚微臣幸甚 廣寧失守報聞 京師大恐是日雪甚總理侍郎王在晉右侍郎張經世入東閣議事將午 大內忽傳 上親御門 召對時本兵方臥病令人扶之入閣部共八人相向在晉對大學士葉公向高言 乘輿出則人心益震可令中貴人奏止之上乃傳 聖諭出中貴人倉皇錯愕失其常度未及跪門叩領而 聖諭已傳至雪中矣已而九列大臣科道俱入廷議麗襍薄暮而退詰旦 上視

朝畢羣臣聚 皇極門給事中劉弘化大聲謂兵部主戰者即當斬蓋爲本兵而發也本兵張鶴鳴忿恚搥胸欲與閔侍郎王在晉云我兵過河東戰敗則主戰者罪今虜過河而河西陷罪在不守胡言戰耶舉 朝是之給諫慙甚本兵遂言我不似經略愛頭顱願抵關禦敵須左侍郎攝部其謀畧才斷我所不及必能奠安 社稷不然者事不可救給諫益忿本兵出涕泗交流謂受 國厚恩無請赴邊疆死難 上遂命本兵視師山海于二十九日出 京蓋 上所命之期也時因行李未辦

少逗郊圻一日而言官即有疏摘發排擠本兵而
爲經略周旋靡所不至蓋以奉輔臣劉一燝冢卿
周嘉謨指臺省有數人焉而劉弘化其尤攘臂者
矣。

通政司右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寺左少卿馮從
吾大常少卿董應舉太僕寺少卿何喬遠爲奴兵過
河經臣先逃懇乞 聖明連行逮斬以警人心以保
社稷事頃遼事告急經臣熊廷弼主守職等以爲能
守三岔河能守廣寧庶幾可以少贖平日跋扈之罪
今奴酋過河矣廣寧行且陷矣而廷弼先逃至山海

遂使人心搖動三軍俱奔先是潘遼之陷逃臣高出
等不誅以致人人效尤今廷弼先逃其誰不逃者竊
恐山海以內再無肯守之人再無可守之地 社稷
之危在旦夕間懇乞 聖明即遣緹騎速逮明正典
刑庶人心知懼而 社稷可保矣

御史馬鳴起疏言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奈何世無
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
於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
呼吸督史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
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宐急爲申諭責

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旣鎮山海則薊鎮密雲爲虜寇進入之地豈可弛防須用謀畧知兵大臣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爲山海後勁此又萬萬不容緩者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加太子大保賜蟒玉尚方劍王國樑陞總兵何棟如加陞太僕少卿贊畫發帑金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不精以在

王化貞揭正月二十三日曾發塘報一封猶報河上

兵潰事也至後城空民變職倉皇出城並無帶有紙筆及隨行書役欲具疏報聞亦不可得而事久時變傳聞失真即按院駐劄前屯亦無繇核其真僞也西平之守羅一貴殺賊甚衆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城城中止一將及爲流矢所斃而城遂陷不無遺恨也對壘之際衆未常不奔但接刃未幾即有先奔者以致爲賊所乘大衆俱亂今遼人曰西兵先逃西將曰遼人不戰皆彼此交惡之言細詢衆口則共以爲先逃者鮑承先也蔡汝賢也羅萬言也共以爲鏖戰者頗希牧也劉定

邦也力戰冲入重圍殺傷殆盡者錦州義州之卒該將麻承宗李茂春張世顯并死之而義勇死事者遊擊趙啓禎也部兵死者更多劉徵同金礪等冲入重圍劉徵手刺數賊落馬劉式章被矢貫髀見有中左所把摠馮時昇在陣親見之劉徵之死則衆共言獨一二忌者之口有異議耳孫得功黃進奮勇先發亦衆共見之高監軍亦爲職言之未可以其叛而從賊盡誣以不戰也魯之繇別鎮亦曾力戰其餘則不必言矣杜學仲車營行至半途聞兵敗即止堅避不動高監軍遣人調之職又遣人調之始結營而迴時鎮

武兵已潰民已逃因遣人調高監軍回城廣寧城守一萬六千餘人一切守禦之具甚設即賊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無奈人心洶懼謂奴恨廣寧人甚城陷必屠之自十九日一聞過河多奔避山中是日則喧填街市共謀斬關關一啓不可復止而守兵隨之以出且多有自城縋下者城旣空矣烟塵一起狐鼠跳躍于是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爲迎降之事矣封府庫矣江朝棟聞而入告職猶不信因登樓視之見城頭並無一兵而砲聲連發喊殺不止職因將先人遺像并勅書符驗包裹治裝江弁頓足曰少遲即

禍及矣。因留四僕同旗鼓把總檢點。後行職同。二友二僕先出。二門內繫馬數匹。僅餘其一。差二人傳。各道各廳出。并燒火藥局。而後出西門。友僕俱相失。止江朝棟陳一元書。辦梁應科三馬相從。頃之一友。人至則已被人打破頭矣。而倪寵張世胤黃中順汪翥尚志弘王楹盧養才李滿倉達李二總兵俱至。其餘多有先行者。此情形之最真確。與風聞流傳者不同。除本職席藁待罪外。戰守各官之差等亦夫略可覩矣。

王在晉請賑渡海遼民疏。伏念遼民渡海避難。蠶聚鱗集。比月以來。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斯民也。夫非祖宗愛養之民。而今且流落無依。藜藿不飽。淒風苦雨。半暴骨於溝渠。夜哭晨號。暫托身於草莽。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穡惟艱。食指既繁。米價驟湧。甚以客兵結隊。轂擊肩摩。土人尚苦奪巢。遼人何從寄跡。於是民無半菽。市鮮一廛。招練之使向駐郡城。而郡城不能容。今移駐濰縣。而濰縣益不能容。然則遼人將安所歸乎。獸多則鬪。人多則競。爭攫之爲患。飢寒則盜心生。困窮則奸萌熾。竊劫之爲患。來路窮則行險而不顧。生意絕則拚死以圖。

存。叛逆作亂之爲患。逃歸中土者。旣不聊生。則潛伏
海島者。必將助寇。結連勾引之爲患。招集多則奸細
易於夾雜。容納衆則城郭難以隄防。外泄內潰之爲
患。此五患者。畢聚於衝邊絕險帶水隔畫一葦可渡
之登州。臣於東方有隱憂焉。故有銀有粟則此數萬
皆化爲良民。無食無居則此數萬皆釀爲隱禍。彼遼
人不忘。中國凌波逐浪以求生而我乃坐視熒民
忍飢受寒以就死。上年梁之垣出使朝鮮且賫帶
銀兩以賑遼民之在外國者。若使渡登之民不及渡
朝鮮之民是朝鮮爲樂國而登州爲苦鄉。明於遠而
忽於近。本皇恩溥於海外而且窘於海內。也有是理
乎。遼民終朝盼望望而不得環擁招練使之門麾之
不去羣情洶洶恐旦夕激成異變。外有強寇內有流
民憂在蕭牆急宜預弭事迫時急仰祈皇上立允
發帑無俟部覆於旬日內即付登州同知宋大奎
領解以活數萬人之生命。遼人聞之必懽呼踊躍祝
聖壽於無疆。其潛伏海島及削髮從奴者益堅向
戴之心。必有陰圖賊以思報効者矣。然十萬金爲易
盡之物而遼人之待拯濟者無窮。臣細思處置之法
遼人旣浮海而來必能習海。選精壯爲兵可備征勦

彼藉糧以活命我得兵以爲用。然而老幼未可爲兵也。而其間有力能耕耨者。東土最多。荒田無人佃種。則空散之於各郡。給荒田以使之耕。耕必授之以居。而乘屋製具等費無從出也。臣在任時查有荒田充餉銀分屬巡撫衙門者約四千餘兩。存貯司庫。臣不敢妄用分毫。此即可爲造屋買牛製器之費矣。耕必授之以穀而播種覓工等費無從給也。臣在任時查六府共在倉穀七十六萬石。係臣題准留備飢荒留備海運。今當計燕遼增履畝量給。此即可爲播殺雇工之本矣。枵腹之民須煮粥以療其飢。露處之衆

當搭廠以安其身。取足於前項之銀穀。而又責成二撫。令州縣多方設處以撫流民。是今日招安之一策也。青衿失業者。附名於庠武職世襲者。列員於衛軍。工失伍者。入糧於冊。癸獨無歸者。收養於各社。是今日拊循之一策也。以招練而兼屯田。開墾拋荒地。土悉免起科。舊欠逃戶錢糧。不得貽累遼陽。未復新開田畝。卽爲本人世業。俟恢復功成。徙其民以還故土。而後稍稍起稅焉。此又今日安集流離之一策也。奉聖旨。遼民流移可憫。着發帑銀十萬兩解賑。其招募開荒及動支銀穀俱准行。餘着撫按官悉心料理。以

通事實錄 卷之七
稱朕撫恤至意

荒田充餉銀晉所存者業被後官用去因此疏取
憎所以平妖之功不叙也

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報日來援遼潰兵數萬填委關
外遍山彌谷西望號呼者竟日達夕逃難遼民數十
萬隔于潰軍之後攜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
無野火前虞潰兵之劫掠後憂塞虜之搶奪啼哭之
聲震動天地職等以爲從征在逃于法旣難輕縱開
關混入奸細或得乘機矧茲不逞之徒羣行內地必
至流劫道途堅拒關外又恐變生呼吸欲令舍馬奔

潰兵
流民
進關

伏衆又自知奔北疑懼不從閉關不納者三日曾經
臣至關下力言此番潰兵與去歲不同挾弓騎馬槍
刀火器無一不備激之則必至爲難斬關穴墻勢所
必有不如放之便職與諸臣皆以爲然經臣諭令各
釋兵器留下馬匹而職與部道鎮路諸臣猶恐持刀
騎馬者躡入下關僅使容身潰軍復僂越踰墻潰兵
盡而後放遼民肩摩踵接而入經臣時出郊外及紅
花店等處跨馬隨便慰撫以安衆心又中前所叛民
據城稱亂藉殿後兵殺亂民五名餘俱逃去初一初
二等日中前所等處報遼西諸虜王四百騎尾襲遼

通事實錄 卷之七
民劫掠殿後兵將總兵達奇勛李秉誠等率衆截堵
職亦發兵馳援各兵先後斬獲虜級二十一顆虜卽
遁去遼衆得不驚散今潰兵盡已入關遼民先到
亦俱進關後至者皆入羅城車牛牲畜亦盡隨入職
竊念進關之衆忠義旣爲可嘉流離之狀其情又甚
可憫慮其道路梗阻職又分委都司馮乾把摠趙祿
等統領兵馬自山海至永平沿途防護自永以西復
咨行各巡撫兵備道撥兵巡防加意安插茲關門已
閉塞外諸虜遠遁山海城內士民帖然樂業安靜無
譁除兵數民數俟查明另行具奏

王在晉題去年遼瀋陸沉逃兵悉容進關或從一片
石桃林等處潛遁戰亡者什之三逃歸者什之七嗣
後議守河西兵力單弱遂紛紛招募費數百萬安家
行糧馬匹器械銀兩半年之後兵方出關至今尚有
遷延道路者有未盡起程者沿途搶劫殺傷之禍要
挾鼓譟之事靡所不有海內騷然人心思亂釀成川
蜀之變東西支應四顧徬徨天下事幾不可收拾當
時若能禁遏逃兵卽未必可盡用亦未必盡不可用
詎至招募之煩至此哉今聞劉渠兵潰各兵及流民
人人思逃誰肯臨陣效死是未潰之兵亦將有奔潰

之患導之使逃不可訓也。閉關以拒逃兵是矣。然斷其歸路勢必降奴以圖免死不可無處之之法。臣閱按臣方震孺疏知寧前僅五百兵亦俱調發則寧前虛矣。夫寧前關門之藩屏也何可虛而不守。棄之以資虜莫若就近招集潰兵擇其精壯者俾守寧遠前屯責成道臣張應吾統率各兵効死勿去。或曰廣寧不可保守寧前無用不知寧前去關甚近便於策應。糧餉亦便於轉輸多一層則增一層之障蔽。寧前未可棄也。其傷殘之卒及逃難之民無非國家之赤子難以盡戕其生命聞關外羅城中尚可容納暫時

安頓聽行邊樞臣及薊鎮督臣從長計處仍嚴堵各口毋容潛入嚴查奸細毋使混雜則各兵當知死戰矣。京師爲四方之極九廟在焉皇居奠焉河西雖危尚有山海關可守一軍雖潰尚有各路兵可調藉使人心不變經費不匱聖明在上國事猶可支撐何事都中流言滿播一聞遼報羣情譸張士爲四民之首而會試舉人潛移出城預圖避亂此必有奸宄入城簧鼓聽聞捏造謠言以思惑衆須行五城御史細加體訪遇有蹤跡可疑者卽行擒戢審實正法仍行各省直撫按廣捕奸細敢有窺伺情形造

言生釁者痛懲重創一面曉諭在京士民各安本業勿得輕信輕移自甘扞罔如有京官家眷出城回籍者五城各坊不得徇情撥夫會同館良鄉縣一帶不許應付違禁者聽部院科道叅處庶人人堅固守之志奴患計日可消而國勢安於盤石矣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城畿輔官舍人等恐有皇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安安靜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舉放火炮致生事

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啓閉照常差官將各直門官軍查點不許雇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叅處盤詰搜檢各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卽時擒拿具奏與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舖面照舊留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廠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揪送家眷的叅奏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的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安

遼事實錄 卷之七
體朕意故諭

二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王在晉題臣於二十九日
退朝諸臣環向謂臣河西不守臣部應指名立參遲
一日不得臣退而思之當焦頭爛額之時須先救焚
值被髮纓冠之際必先止鬪今日潰兵數萬流民數
萬因經臣入關蜂擁並進於中細作必多內有奸宄
外有強虜岌岌乎殆哉今時以盤詰奸細嚴守關門
爲第一着以挑選潰兵安撫流民爲第二着至於防
守京城操練兵卒分佈營屯整頓器具慰安民心皆
當緊緊料理其討罪明罰爲開篇大義 朝廷自有

紀綱通國自有公論不獨諸臣知之臣亦自能言之
乃退而糾劾邊臣者紛紛疏入矣且奉有能延弼着
戴罪用心防守之 旨矣 皇上厯念 國患愛惜

人材姑容使過良有委曲深心周詳遠慮顧今日莫
急於防守言者衆則以懼罪之心隳任事之心廷弼
卽勉力任事而一心以防方張之虜又一心以防滋
至之口 尚方之劔雖利而三軍之氣不揚有經臣
在則督臣必不操獨制之權有樞臣至則經督又不
能操專制之柄甲是乙非此推彼諉多言亂聽多指
亂視所從來矣三人而牧一羊有如亡羊誰任其責

臣愚計之樞臣視師者也。本關及各邊隘口一應調度皆其責任。其經督二臣或一臣專鎮關門。一臣分管各隘。至於嚴搜奸細拊恤流移。選逃兵以實營伍。急轉運以濟軍需。三臣各與有責焉。然樞臣到彼必須旬日。目前料理最爲緊要。分撥責成仰候聖斷。若使三臣並駐山海。不惟地面窄狹無可容身。將來事柄參差。必致掣肘。嗟嗟山海一關。朝廷二百六十年來。社稷係焉。億萬生靈及中外朝紳之性命。係焉。惟所係之甚重。計慮不得不深。關外情形仍勅督臣差委精細員役。從實偵探。一日一報。以寬聖懷。以憑調度施行。

兵部題河西失守人皆岌岌以憂。關外而臣獨日夕以憂。關內人皆岌岌以憂。夷虜而臣獨日夕先憂潰兵。今數十萬生靈併七八萬潰兵一齊擁入關門。固爲編橋渡。蟻實類開門揖盜。年來費盡金錢招兵禦虜。不能禦虜而見虜。卽逃已無生法。矧未見虜而逃者乎。遼人吾人也。急而投我。何忍拒之。然而良好奸莫辨。謂此中無奴之心。腹臣不敢信也。謂入關不爲奴之間。謀勾引臣亦不敢信也。然旣開關納之矣。數十萬逃亡聚於關內。米爲珠而薪爲桂。不問可知。此輩

避難而來徒步相攜決無資斧。臣聞其在關外有殺人而嗜之者。今日窮一日則日餒一日。餒則攫攫則挺而走險。而亂萌生。臣以爲避亂之民宜分散各郡沿途設廠安頓煮粥療飢。其能爲傭作者聽居民收養。習爲耕耨者給閒田開闢。可克兵卒者令州縣招募。向習藝業者聽隨地營生。所用米穀官爲發廩所費金錢官爲請給。什伍編號分散各鄉俾道路流離不爲餓莩。此安撫流民之法也。而其間有面貌可疑語言可異。或曾削髮降夷。今乘亂混入者。令流民互相覺察。官司加意盤詰。查出奸細即懸首藁街。則

良奸不至。混雜而流民與地方俱安矣。各營潰兵身無路費。回鄉實難。留用守關實爲便易。彼倖免弃甲曳兵之罪。可復遂顧家戀土之思。瘡痍之卒應放歸田。精壯之丁選留充伍。卽人多勢渙。有必不可留之勢。亦當明白諭之曰。爾等逃兵皆當論斬。第念生命甚繁。姑從曲貸。辟如關門不闢。爾輩無路生還。今暫留目前防禦。事寧之日陸續縱歸。人人各有心知。未必不可感動。何至七八萬人一朝盡散。兵已散矣。在途必爲盜賊所至。必行劫掠。又當正官入覲之時。佐貳安能彈壓。凡衝途孔道須令守巡兵備官移駐。

沿途發兵押送飢而不得食者亦以拊恤流民之法拊之在途騷擾即以軍法從事此招撫潰兵之法也而其間有願充兵者歸里之後仍充行伍宥其奔逃之罪勿令匿跡潛蹤圖謀不逞凡安家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則詭名可免影射而錢糧與兵伍俱清矣再照逃兵結隊計日將臨近京地面臣部已先移文通州巡撫預行阻截不許一人潛入京師更乞聖旨嚴行申飭俾通州及各路巡撫遵守設法撫安防範庶內患可消而臣等得專意調度爲守關進計矣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

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方震孺題臣前已逼關門聞我兵大敗尚欲疾趨廣寧者實指望廣寧卽不守猶可支持寧前作山海眼目卽寧前不能守兵徐徐而退山海猶存作準備也不意寧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而撫臣亦西廬舍盡焚道路梗塞則山海一牆之外卽爲賊矣安見山海之人必堅固遂百倍于廣寧乎眼前自經撫以至諸道將皆席藁待罪聽皇上誅遣不敢視事而臣以病危傷重命在須臾則防禦之人不可不急也

通事實錄 卷之七
關上督鎮兩營之兵通計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則防禦之兵不可不急也。何以使山海脚根牢固。何以使山海之外。眼目疏通。防禦之策不可不急也。奉
聖旨方震孺監軍失守。責亦難追。着策勵供職。不得以病推辭。

此時關上營兵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寧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欲守無兵。時勢之難百倍于遼陽之初潰。此張鶴鳴所以不肯爲經略。而解經邦寧削職爲民不顧也。晉被命當關

首輔語之曰。明歲此時關門無恙。即當封拜。乃拮据數月。治兵置器。修城繕堡。百凡料理。巨細畢舉。朶顏歹青。虎憨兔皆來受款。自關門以及松山二百八十里外。皆歸版圖。樞輔襲其成而召回自代。經始之功。詎能掩舉。朝之公論乎。袒熊者謂山海非舊經。必不能守。而今有人守之。言者滋混。當時若再用廷弼。人心久失。勢必決裂。同黨之謀不成。則亦莫非天意也。

兵部題年來遼左喪師。已經屢廢。中外勃焉。思奮大集兵戎。勉圖恢復。庶幾一旦收功。以洗三敗積辱。孰

知調兵十數萬。轉餉二百萬。發帑數百萬。器械火藥。盛甲鞍馬。頭畜芻料數十萬。盡付於奴酋。而四方驅車馳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靜言思之。憤懣欲死。慚惶欲死。目擊山海瀕危。勢同纍卵。又憂煎欲死。詎意諸臣責任封疆。隱忍不能就死也。昔清撫開鐵之失。虜至曾見其形。乃廣寧寧前之潰。虜未至第聞其聲。見形者力不敵而敗。猶以身嘗聞聲者。力未試而奔。誰云禍及。祇緣法律弃捐人情。懈玩失城。有不死之法。纍囚可用爲監軍。浮海有戴罪之條。檻車不及於敗。北是以

敗爲常事。辱所同甘。千里已歎陸沉。萬靈盡遭塗炭。各兵曰。將領且走。何有於兵。將領曰。司道且奔。何有於將。搖搖入關之旌。全隊已無。彈壓烈烈。憤爭之氣。運筆未見消磨。西平血戰。沙塲之鬼。猶與劉杜同號。山海叩關。地下之魂。無與張銓覲面。主戰者戰已無功。主守者守亦旋覆。卒繇此道。萬一奴窺山海。有廣寧之走。可以循塗。誰爲陛下守關門者。債帥群奔。釀成瓦解。冲主孤立。孰任折衝。大小文武諸臣。百喙有難。逭免。經臣控疏。投劾。情罪自明。此外凡棄地入關者。按法悉應致討。乞勅視師尚書及總督衙

門通查河西各官某爲已死某爲尚存某爲率先某
爲殿後某爲見逃某爲前後併逃二次。分別議處用
示明刑至于臣等碌碌因人佐樞無狀慨徒言之不
信致立債以隳功按法自糾安所逃罪緣樞務正殷
未敢杜門伏祈 聖明立賜罷斥以存國法統候
聖裁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
經撫官姑依擬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
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
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兵部題山海一關爲

神京鎖鑰無事之時且嚴防

禦今河西乍陷則一牆之隔遂判華夷

畿輔近地

盡倚關門爲保障可無重兵控扼以遏狂虜之鋒乎
當潰兵進關之時卽宜挑選留爲防守雖係敗北之
羣然以戰不足以守有餘奈何使之盡散也夫不取
足於眼前見在之兵而欲取足於調援是渴而問水
於西江也關門呼吸之勢可能少待否據稱兩營兵
不過四千藉令奴虜聞之益生輕覷都人士聞之蓋
甚徬徨臣謹查薊鎮於去年十一月開送秋防兵冊
實在主客官軍一十萬六千六百六員名往年薊遼

總督文球題募山海關新兵七千五百名行邊尚書
王象乾題設軍營兵三萬六千名浙江表應兆領押
官兵六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王佐才官兵四千四百
九十八員名湖廣張世卿領押官兵二千九百七十
八員名向世爵官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員名田景受
官兵五百員名河南張性善領押義兵五百三十三
名此皆陸續抵山海未報出關者關門一片地恐不
能容多兵不患其無兵也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
又請帶何棟如所募兵六千六百名鄒復宣兵三
千二百名京中新招兵一千名近覆總督王象乾

疏又調宣大山西兵三千名天津兵三千名臣部之
分撥調遣日無虛晷即都甲亦未盡知按臣方震
孺何從知之今在關諸臣只宜細心密布關上駐兵
若干某險隘緊要撥兵若干領兵之官務擇人任使
無分晝夜無分風雨殫力嚴防其有在途未到者嚴
催抵關原闕未補者速行召募巖巖山海屹然可樹
金湯之險矣

御史王大年題經臣熊廷弼法亦當死但事在危急
當關無人或謂其才力尚堪任事姑令戴罪立功保
固山海以收桑榆此朝廷使過之仁非可侈然自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得計也。抑臣猶有請焉。孫承宗人人服其明眼人。人服其熱腸。當此危急需人之時。即破格位置。亦不爲過。而况承宗之位望。又相近乎。倘因國亂。思良相。欽諭承宗。即日入閣。專辦東事。承宗精力既饒。必有一番整頓。不知今日衆閣臣。肯做此一段推讓美事。否奉。

聖旨。孫承宗着吏部即推來用。○兵科李疏云。頃見吏部會推孫承宗入閣辦事。一時中外咸稱得人。第其追隨綸扉。兵權未握。猶然不盡所長。莫若以大學士總理兵部事。禁中頗牧。出將入相。吉甫六月之烈。拭目以俟矣。兵科蔡御史施樑皆薦承宗掌兵部印務。○孫承宗陞兵部尚書入閣辦事。

王在晉題自鎮武師。潰而四遠披靡。人盡以守關爲急。着視山海爲天塹矣。此關僅隔垣墻。丸泥可封。非若幽谷居庸。有重巒疊嶂之可憑依也。矧一面距山。一面阻水。山則拔巖可度。水則鼓棹可通。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守一關。此一關又非天造地設之險。危哉。豈真在德不在險耶。臣以爲守關必外有城。郭爲藩籬。有營屯爲犄角。有烽埃以嚴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關門以外尚爲我之地面。然後可容佈置。

今且肩關固守。域地自封。賊至而我不知。賊去而我
不躡。縱目不能爲十里之視。傾耳不能爲百步之聽。
舉足不能越尺寸之畛。如此而謂關之可守也。臣未
敢必也。寧前一帶居民逃竄。城堞空虛。房屋燒燬。遂
致人踪斷絕。音信不通。人有畏死之心。遂無直前之
氣。倘乘此際。虜騎未侵。急率兵出關。收復寧前。徐伺
機便。以圖恢復。則可冀桑榆之功。庶免噬臍之悔。奈
何縮首裹足。將山河輕弃。驚風鶴而疑艸木乎。入關
重臣尚須廷議。其司道將領恐無生法。與其駢首
東市。曷若統兵出關。尚聞活路。幸而成功。生可冀也。

不幸而功不成。死亦正也。諸臣獨不念之耶。仰祈
陛下嚴勅樞督。經按四臣。從長商確。發兵應援。立收
寧遠前屯。進則爲恢復之圖。退則爲守關之地。經臣
以此自贖於法。可寬必不以臣言爲浪漫也。奉

聖旨。這經撫道將各官都該拿問。正法爾部既這等
說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責令出關防守。收復姑准
贖罪。國法已寬。如再違玩。決不輕貸。

兵部覆。國家定鼎燕京。所爲左右扶風。輔車相倚
者。保定等郡。紫荆等關。稱獨重焉。而其捍邊守土。連
屯接壘。樹畿甸之屏藩者。戎事稱最急焉。故養兵于

京莫若養兵于近。京等處保定之當添兵也。撫臣爲此一字一淚之談。兩疏同時而發。深心厯慮。封疆臣等詎容緩視。所議添兵五千。似當如數召募。目下逃兵入關。凡係真定等處。援遼目兵。悉聽招補。原缺團練近地。如遇有警。卽令整擗橫戈。呼之卽至。歲用兵餉以援遼所存者。勅戶部分贍新兵可也。

兵部覆賊謀屢試靡不中藏。奸宄裏應。外合藉令外奸不入。內難不作。賊不敢左足而窺金墉也。今山海一關不能遏流民潰兵。狼奔豕突。勢不可禁。踉蹌道路者。不知幾何人矣。臣部已條議撫安招集。又題

委薛濂等收潰兵以充行伍。且嚴飭京城各門毋容逃兵闖入。所爲先事之防。不啻耳焉。第都中五方雜居。又當覲試之期。人踪還雜。彼或乘間零星混入。積少成多。爲害匪細。邇來嚴保甲。搜奸細之文家喻戶曉。而五城各坊未聞一獲。豈城中真無奸宄耶。豈潰兵之過通州者。四十里之近。竟無一人入京打探耶。亦人人玩爲故套。不用心覺察耳。頃接尚書張鶴鳴遺臣劄。謂關門一開。逃兵盡入。和尚不知幾百。夫削髮而降奴者。今日盡去其髮而爲僧矣。又貢夷五百餘名。並入長安華夷混淆。真贗莫辨。人心

驚潰之際一有舉動便費收拾此不可不精詳熟計者一勅禮部凡貢夷入城須着通事照名查數一辨明放入所居館驛多撥丁夫防守外人不得潛通消息一令五城御史嚴檄各坊兵馬多差眼快番役到處週巡偵察捉獲真正奸細者重賞各官紀錄一着巡捕營無分風雨無分晝夜巡捕官親身查開替身及不到者重懲捕緝有功一體陞賞一令倉廩草場用心防範徹夜巡邏以防縱火一各門原派軍丁甚多今俱折乾隱占門官多係替身應名奏數此後按日嚴查備加防範務洗積習一京營各軍有外縣居住有遠鄉居住今須盡集營伍一有緩急呼之卽應不得徇情寬縱一着九門凡遇面生語異行藏閃忽者務仔細盤詰可疑卽拘獲研審一着各店舖不得容留匪人安歇事發從重治罪一僧房道觀凡雲遊僧道細訪來歷倘新祝髮者更加體察不得互相容隱一長安左右掖門皇居邃密當嚴夜禁凡有聖諭宜召須日間傳出昏暮不得開門一邸報凡機密軍情抄報人不許傳寫以防洩露一上年因遼警正陽等十六門責令勳戚九卿科道等官分派查點稽防以上各款俱係緊行事件而人情視爲

漫常合候。聖旨重申嚴飭預備不虞居民固可心安奸宄亦將胆慄設誠致行而于諸臣之條議思過半矣。臣又聞關上人無固志口有囂言萬一強虜乘之奸民響應懦卒風靡前車不遠更爲可慮仍勅視師行邊大臣務宜鎮定人心慎防奸叛不宐輕信遼人輕用遼將流民聚集綏恩軫恤客兵久駐加意撫循庶內患不生而意外之變預爲消弭矣奉

聖旨據奏各款俱係緊要事件各衙門嚴行申飭

禮部主事劉宗周題春秋之旨詳內而略外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國中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奴

酋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志塗炭遼民遼禍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奔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甌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復再振者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旣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遁者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軋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爲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陞僉事者佟卜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遙制山海巧圖卸担不能戢和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也。通夷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弒君之惡漏網

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同罪異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之又何道焉。

兵部覆御史蘇琰所陳蕭如薰白兆慶挑選精銳各另設一營操練業經覆准其札營當於京城東北二面受敵之處預定地界城東馬房議杜應魁之兵駐焉軍民兵自爲營踞勝地以成連鷄犄角之勢此整旅陳師之大略也。先是廣寧報至臣隨條議檄登萊進兵併令沈有容差人與毛文龍通信攻擊寬鎮牽制賊兵今據登撫陶朗先塘報探賊於十六日

到海州二十日過河奴兒哈赤至沙嶺與川兵交戰鎗砲攻打一陣李永芳繇牆外進未知的否該撫卽於當日會同總鎮發水兵七營盡數過到北岸再添調青萊兵相機進止牽賊內顧併令梁之垣王紹勛隨路進兵不得觀望悞事是登萊兵業已渡海旣欲調而無可調矣夫登遼相距一水且暮可達得信最真奴已過河李永芳繇牆外進劉渠敗羅一貴姦孫得功降業成破竹之勢而猶逡巡不進無一兵直犯寧前何前勇而後怯乃爾夫安知非登兵渡海踟躕內顧未敢長驅深入乎竊謂登萊兵未可撤亦未可

通事實錄 卷之七
減存登兵爲奴之外懼可也。科臣李精白臺臣余合
中部臣常康等各有疏欲藉力於登萊批亢擣虛以
圖恢復臣之初議亦然今御史蘇琰議令沈有容分
派防守責成將官以重師中之帥可進可守聽其指
麾卽不能破奴亦可擾奴此樹奴之敵而張我之勢
不可不深長慮者也

兵部覆山海安則 神京安寧前存則山海存未有
舍寧遠前屯而可獨守關門者無寧前則 中國無
通遼左之路。西北諸虜無受款市之路。我欲進取無
出兵之路。登津夾攻無接應之路。賊捲土重來無哨

探之路。賊結陣而往無追躡之路。於是關門塞車馬
絕。人烟斷。守關之事可裁。登萊渡海之師可撤。朝鮮
宣諭之使可回。賊知我之不東安意以謀。充拓虜知
我之不賞專心以結建酋。奸商欲販貂參必闢徑於
桃林。細作欲窺中土必鑿坯于片石。西虜不忘互市
必開釁于喜峰。我無處不備無時不備封疆之禍何
時而已。夫寇至而奔封疆曰力不敵也。賊來而急奔
走曰戰不勝也。試問廣寧陷後有賊來寧遠否。有寇
至前屯否。聞風而潰。見影而逃。只顧身命不顧封疆。
只思奔竄不思捍禦異哉。諸臣辱 君命負 君恩

其寧有死所哉。寧前丘墟，趁賊未至，亟空遣將分兵及時據守。無論遼將遼兵，客將客兵，有能復河東者，即以河東封。有能復廣寧者，即以廣寧封。有能保守寧前兩三年不失，常爲我關障蔽者，即以寧前封。更當助以兵力，與之協守。當必有豪傑應命，令以圖建豎者。至于哨探消息，二十日以來，竟成絕響。世間如遇有心人，卽雕齒文身之國，目生月出之邦，足跡可至，豈以三百里之遙，不能窺奴賊之行藏乎。廣寧果叛將所據也。命一二大將統一萬精兵爲前隊，一萬爲後應，乘夜疾趨，可襲而取也。廣寧果西虜所據

也。犒之以銀幣，許之以封賞，剖明利害，可收而復也。廣寧果奴酋所得也。見各兵逃潰，必輕覷我。見寧遠被焚，必不備我。檄登津，搗其腋，朝鮮之兵，毛文龍王紹勳之兵，掣其尾，三路併進，前後夾攻，雖收功匪易。然而未始不可圖恢復也。奈何以敗北之神魂，爲墮地之心胆。旣弃廣寧于不抹，又委寧前于不守。旣不敢直前以窺其影，又不敢潛地以探其聲。繇中前所而東，竟絕人踪。自山海關而外，遂成鬼國。人人愛此七尺，一至於斯。此則臣之所未解者。祖天壽聚衆萬餘，旣在覺華島，相去不遠。島上之糧餉，臣尚欲運回。

何難馳一介往彼招諭孫得功何以親而致叛竇承武何以疑而不安前屯為山海咽喉是在樞督二臣擇人委重選遼民之精銳以充兵留其妻子以為質使之防守寧前再發客兵戍守其間或用更番以均勞逸城堞傾頽者加工修築公廨焚燬者酌量繕葺與墜舉廢亦因乎人豈可委向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之封疆為胡馬長嘶之地哉

叔海
運功

山東巡撫趙彥會同督餉侍郎李長庚巡按王一中督餉御史倪應春題萬曆四十八年至泰昌元年海運已終登萊青濟四府通共運過米豆八十一萬六

千四百三十石三斗零看得原任山東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忠誠貫乎天日謀略迅于風霆運八十萬軍儲取足于不測鯨鯢之浪嚴二千里海徼周防于有備貔貅之羣緯武經文屹然籌邊韓范攘夷安夏卓爾翊運夔龍膚功可勒鼎彝駿業宜先帶礪簡在 宸衷自有殊眷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兵部題覆遼左淪夷山海獨當鎖鑰矧近邊諸隘逼隣西虜薊鎮為九邊最重之地從昔已然茲當夷虜交迫其岌岌乎難支也督臣不得不謀之預計之周而臣部亦不得不慮之詳應之急所據議守山海議

部覆
守關
事件
事繁
不及
悉載

守南海口議馬價議實營伍議入衛邊兵圍練兵馬
議存撫賞議潰回武職議守一片石黃土嶺議守永
平撫寧議修築設將浙兵字字吃緊臣按款條議無
甚異同惟是撥兵在關爲數不乏若楚浙河南之兵
經臣入關帶回之兵視師尚書隨行調集之兵於中
儘足分派某關某隘發某營某隊兵守之取之目前
無庸招募日後爲常川久守之設或漸募土兵以消
客兵或此處兵數稍溢而彼處兵數尚虧良多益寡
移彼就此又在督臣之調度總此新添四萬八千八
百○兵○數○之○內○一○爲○轉○移○臣○部○又○不○能○執○矩○以○求○方○膠
柱而調瑟也

方震孺題西平之戰羅一貴有大功殺賊數千以身
殉國爲從來所未有鎮武不守緣守兵之盡撤西
平之敗緣總兵之浪戰廣寧內潰因城內之無兵以
致叛賊封庫謀執巡撫則孫得功黃進之罪通于天
矣寧前一帶聞廣寧不守已自奔逃又經撫旣許擁
百姓入關矣彼中人民豈能安堵如故况闔門遭西
虜之焚劫乎然城郭至今無恙道路塞而復通但使
有兵有將依舊可守令竇承武仍發前屯則寧前未
爲賊據也至于要緊關節經撫尚有一二參差者在

經臣謂我止有兵一萬以史光裕等五千援西平已復說留兵五千援廣寧賊去廣寧遠甚而城已不守援將安施韓初命之言亦如是而撫臣又言二十二日曾差人請經略同來廣寧死守而經略不回書牛象坤之言亦如是此又須經撫各道面相質証以定公案者也。

兵部覆科臣陳胤轂汪慶百之疏大要在于附近護衛之兵欲特遣一任勞任怨之臣查覈兵馬詳開奏聞必如此而後可以整肅人心振起惰窳一遇調援發不逾時慮患周詳深爲有見第海內民情攘

攘遣使分行多一官則多一事兵馬空責成巡撫而以按臣查覈其間堪戰官兵令其開報如都城有警應援不至或以懦師下駟虛應撫按並坐臣部之求將如渴庶幾旦暮遇之然觀人不在于條陳而取人難信夫口說撫劔疾視自稱爲大將者今不知幾何人而嬰城自守者僅羅一貴渡海進取僅一毛文龍將豈易得哉遼陽一塊土斷送名將若干駿骨徒存而千里馬不至豈其有人不用亦欲用無人耳廢將在京及杖策投用者臣部擬合科臣約日考試或試勇力或試謀略或試技藝或試步占風角或試

開習水火果有片長亦俱收錄仍行各省直多方搜訪山林岩穴如有異才卽起送以需後用但戰陣未顯輒請加銜實授臣部有繁纓之惜虞爛羊之誚未敢一一徇情以濫朝廷之恩澤也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揆自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

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從芝麻灣漂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僭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船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舡上等候不覺痛哭生負數千百人見臣諭

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筭牛馬千餘疋皆樞臣之指授也

河西旣陷覺華島儲積頗多祖天壽擁衆踞島左右望以爲向背按臣招之猶居於島靜觀時勢比晉當關款虜毳幕西移列隊守關而天壽乃委心相從用閻監軍議仍令天壽守覺華而家眷則安置于昌黎天壽欲移家以出而晉未之許也閣臣

馳書問天壽業已招安何不奏報愚謂徐觀其意察其所安而後可聞於上耳彼時奴勢甚強遼臣俱有叛心至壬戌四五月間而關門支架若猶可自存者是以王紹勳始降而終順嗣後劉愛塔亦弃奴而思歸敗葉隨風在我之自強而已

祖天壽更名之
名大壽魯之繇更名之
甲皆樞輔令其更正也

是時視師張鶴鳴屢請推經畧自代二十一日推解經邦經略遼東

宣撫解經邦因推經略堅不肯任屢疏語侵冢卿張問達庇其所欲護難其所欲傾疏下九卿科道

會議臺省交章論劾奉 旨解經邦托辭避難甚
失臣諒着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貪缺作速會推
白兆慶授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
樞營戰兵蕭如薰管神機營車兵

兵部覆臣從總理三部催兵催餉暨器械盛甲車馬
自不暇瞬手不停批比月以來事事具辦正月間按
臣方震孺疏稱甲仗苦朽鈍火器苦少今已鱗次出
關知總部催趲經營神勞功大昨見沈主事新解甲
仗尤其精好綿甲翼扇砲可謂良工苦心急空多造
是器械已無不備矣糧餉堆積如山任風雨飄零腐

浥臣累疏催儻搬移乃在河東堡者尚存八十萬在
覺華島者尚存二十六萬悉爲弃餘則糧糗已無不
備矣車輛充斥于途馬牛頭畜踣躅於路各鎮兵馬
抽調出關擁隊如林揮汗成雨兵力已無不備矣乃
拮据經年者委弃於一旦昨見工部將發遼軍需刊
成一帙遺臣臣一見之拊膺長喟涕泗交流向所云
總部功大者翻成藉寇兵資盜糧之罪案 皇上即
不罪臣言官卽不誣臣而臣清夜自思寧無疚於心
乎今河西陷矣兵將奔矣撫臣無一騎而經略之兵
亦多散去見于按臣之疏矣然前屯中前豈無剩卒

通事實錄 卷之七
而覺華島尚有萬人屯聚可招練者若干統領何人此兵將之應交管者也。昨得撫臣王化貞書知覺華島有糧料二十六萬又臣部差官邵進忠回報芝麻灣糧已喚人盤運有馬者關支一石五斗無馬者一石又餉臣揭報在關之糧兵船帶運小車帶運者合計七萬餘石豆居太半今責何人搬移何處存頓此糧餉之當交管者也。至如運車戰車與夫盛甲器械未出關者若干潰兵入關先令拋戈卸甲解鞍下馬今收拾存留者若干撫臣書云潰兵馬匹何啻二萬不知歸之何處莫主事極稱臆壯將官收以實伍換

其瘦弱者報官衙役猾弁藏匿甚多所報官者收養無人又無草聞多餓死至各軍器械精者歸於私窳者歸於公因而毀壞弃置者甚多俱應一一嚴查無容隱匿此車馬器械之當交管者也。臣昨得樞臣張鶴鳴手札知何棟如鄒復宣王國樑所統之兵猶未聞有抵關之報年來因援遼調募海內虛耗萬分難繼收拾眼前見在之兵見存之物先議固守後圖恢復振方新之意氣收已敗之殘局此則樞督二臣之事料老成長慮力饒爲之臣正欲控聞而臺臣溫臯謨先已談及於臣心甚合所以不待科抄而即據揭

以覆恐少延時日經臣一回之後人益生情匿其所
有而馬匹甲仗等件益不可問也伏候 命下嚴覈
務求實在着落詭匿可清而戰守庶幾有藉矣
兵部覆東夷強西虜怯怯不勝強然西虜衆東夷寡
寡不敵衆廣寧爲東西夷虜隔畫之區一戰而爲奴
所有在宰賽則因子女之受繫挾之以不敢不從然
以西部之酋長而爲東寇之繫囚必非其心之所甘
也。在虎憨則因宰賽之牽制挾之以不得不從然以
一酋之被窘而致全部之勉從亦非其心之所安也
廣寧在則西虜之藩尚存廣寧陷則西虜之虜已剝

奴得廣寧而禍有不及於西虜者乎蠶之食葉近則
必侵而鵲之有巢惟強乃踞故奴之得河西爲競端
而虜之失河西爲禍始虜初受遼撫之餌在半吞半
吐之間迫之以害而勢不得不吞虜初應 中國之
招在勿助勿忘之際惕之以禍而勢不得不助再查
諸夷大馬市在廣寧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
寧鎮夷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
寧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朶顏衛夷人
入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稅其酋長有小賞賞
以段布酒肉之類取諸稅而足不費官帑而頗資其

馬爲用非若諸邊之撫賞馬市者廣寧失則市罷賞絕市罷則土物皆歸于廢置賞絕則老死而不見金繒是我之失廣寧不過甌脫沿邊之地而虜之無廣寧則失衣食養命之原搏獸者投之食必爭扼其喉必嚙因其爭而利誘之其貪可使也因其嚙而怒挑之其憤可激也今日不結虜必將爲奴之所結虜懼奴以相親非我之利也奴得虜以爲用則我之害也故西虜入我之戎索則桃林諸口虜守之而奴不得侵我得專意於山海西虜不受我之羈縻則寧前一帶奴有之而虜不能奪我不得永守乎關門乘奴虜

未合之時急遣通事久要固結封爵款賞所不靳焉樹奴之敵以張羽翼養我之力以衛本根洵爲今日之急着而樞督所當及時撫馭者至于諸臣死事應通查明悉照例旌恤生入玉門者勘明具奏若收復弃地發兵戍守臣部屢疏得旨當聽邊臣相機調度矣○逮高出胡嘉棟以閩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袁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未知何往歸而問之曰往山海也渠自謂我一人便可當關只要兵馬錢糧耳人皆信之遂以爲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朝鹵莽如此可用當關否

兵部覆上年遼瀋繼陷遐邇驚惶。京師曾募兵矣。彼時聲勢甚急。豎旗挂榜。且責以三日一奏矣。乃兵未集。而僧寺旋毀。幾成異變。所募之兵多係各營汰卒。發京營而京營不收。遂令楊愈懋統之。今各兵見在。堪用與否。可問而知也。坐營陳煥章非疏稱素閑將。略克勝斯任者耶。今兵未出。國門先殺傷入貢夷人。甫至通州。即射毆。劄委把摠。稟揭見在兵之堪用與否。又可問而知也。蓋京師應募之人。皆五方烏合之衆。領銀則人人驍勇。入隊則每每恆羸。聽調則步步退縮。東營點而西營應。此處革而彼處收。且

輦穀之下。多集新兵。未閑紀律。賊至未能防賊。賊未至必先防兵。然則招兵可遂已乎。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今亦不得已而招之。遼瀋失尚。有河西河西失。只。有山海。藩籬漸撤。門戶益單。二百六十年之社稷。止藉營軍護衛。臣之所未敢以爲安者也。故募兵之說難於寢閣。得人委任之爲難。科臣舉陽武侯薛濂。錦衣萬邦孚。招集潰兵已奉旨矣。而潰兵已過通州。玉田等處無從招也。招潰兵而不得。莫若令之招土兵。濂自稱平時結客養士。有精銳數千。皆真保間。有根脚人。郡縣冊籍可查。以義氣感召。幡然來附。已

有數百當即令濂募兵五千萬邦乎募兵五千查明籍貫登記疤瘕年貌各取保結腰繫懸牌分別隊伍務選精壯驍勇不得以老弱充數募完之日議擇相應地面屯割仍委臺臣一員一一查驗凡散糧之日戶部委司官一員照冊唱名給散如有虛名詭冒者卽報部嚴處各兵仍不許擅入城門倘遇調遣衣裝等銀照例給發薛濂所舉袁麟柯仲炯卽用爲參謀官候有成效另授職銜各兵月糧聽戶部酌議所用馬匹器械候兵集之日查明題請給發去歲募兵原未請勅所用闕防刻期鑄造應用錢糧戶部速

行備辦以便招募再照二臣招兵不必拘拘成數濫收混補應募多不妨稍溢應募少不妨稍虧必求實在可用乃爲不負任使卽二臣之忠誠報國於此概見毋徒糜費金錢爲有名無實之兵也○逮韓初命○駙馬王昺請招練京兵有古允行兵部不覆

署部王在晉奏臣奉命佐樞不能調和經撫致損封疆臣之罪也臣奉命總理三部日督兵馬錢糧器械出關不能成功因而藉寇又臣之罪也今國勢危於纍碁獨特榆關堵截說者皆云關門倚山傍

水阻山則舟可徑襲阻水則陸可潛通守關於關外則關可守守關於關內則關不可守蓋關門扃則樵援絕烽埃廢則哨探絕朝暮賊來我俱不覺故守寧前卽以守山海寧前未有虜至我何爲弃之迨虜至而寧前必爲虜踞矣驅之則有拔山之難置之則受剝膚之害故廷臣有言復廣寧者有言先復寧前者比比皆然各據所見以待議覆然臣不取信於諸臣遙度之言而取信於在事諸臣目擊之言按臣方震孺不云乎寧遠城中廬舍雖閒有焚者然無損於城郭但有好兵好將擇一人守前屯當不俟再計此按

臣之疏也夫按臣爲朝廷耳目不信按臣而誰信乎按臣曰當復地而樞部曰當弃地義之所不敢出也然而非獨按臣言之也山海關主事莫在聲揭稱關以外空復地二百里庶可以哨探聲息不然虜抵城下未免手忙足亂守何容易部臣非目睹關外之情形者乎然而非獨部臣言之也督臣王象軋書云關外尺地寸土皆是祖宗百戰封疆朝議謂不可輕弃最是正論但遼人反側不常西軍驚寇未定方欲聯絡屬夷以固山海招諭西虜以堵廣寧使逆奴叛將無敢西窺奸細叛人無敢東行事體旣就而

後安兵設將山海之守可以永固。是督臣之議未嘗謂寧前爲可弃。爲人臣者安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臥薪嘗膽之意。今以正論爲游談。皇上聖明天縱。度此果游談否。且按臣題而部臣覆。此議原不自臣始。於臣何尤焉。以臣之愚。謂今日當力圖恢復。以振士氣。以遏寇萌。密守巖關。以嚴鎖鑰。以固根本。非舍內修而徒外攘也。內修急務。總不出督臣王象乾條陳各款。臣一一詳議。題覆俱係實在功夫。並未嘗少緩。又視師尚書張鶴鳴疏云。寧遠前屯衛必當復。必當守。諸臣意見皆同。臣何敢獨異。若謂日前收

復太難。非重兵不可。則督臣又有疏矣。疏云。廣寧旣失。獨守山海則耳目無寄。虜騎卒至城下。我亦難知。寧遠城圯不可守。去山海稍遠。急難應援。前屯衛去山海七十里。中前所去山海四十里。而近各應設遊擊一員。各馬兵三千名。家丁五百名。各設尖哨探報。夷情沿邊設烽墩。沿海設哨船。飛達山海。零賊則相機剿殺。賊勢重大。前屯兵馬退歸中前所。并力堵拒。山海一片石出兵應援。賊必不能得志。又何敢越中前而抵關。是督臣之議守前屯兩地。所設兵丁不過七千名而止。今關上有兵儘堪佈置。卽不能遽及寧

遠而前屯中前樞督二臣必將料理。臣草疏未畢而督臣書至知中前等處地方已命參將周於才等統兵哨守目前似可無事忠臣明於謀國敢輕弃祖宗之疆土耶。臣不敢以粗心浮氣為鹵莽滅烈之談科臣熊德陽或有激而言臣第據諸臣之疏揭一冒聞天聽就事論事非敢為佞封疆多事臣佐樞罔効論罪當罷伏乞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人臣溺職之戒奉

聖旨關外恢復原憑眾議據奏事理甚明王在晉着安心供職

晉署部議守寧前比為經略而寧遠前屯等處復歸版圖有志竟成如是而巖關得為我有矣以為鹵莽滅烈之談者何居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壬戌三月方震孺奏封疆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

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

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

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旨定奪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同事

多諷以西走不聽二十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

高厚等曰我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

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
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不聽沐浴
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謂高厚曰主人
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
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
入京僅存皮骨爲佐姪高世彥道之甚詳夫邦佐
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
義真烈丈夫哉經略以柴千束并公署燒之主僕
尸成煨燼矣

逮王化貞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

方震孺奏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
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
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至于出城一節實
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
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
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
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旣變城內相殺撫道幾
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
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
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

通事實錄 卷之八
相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失照律分別治罪亦復何辭

兵部覆方震孺本奉

聖旨高邦佐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與祭立祠還與謚併張銓何廷魁同祀該省在京鄉祠祠名山右三忠羅一貴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仍與謚祠祭高邦佐父母誥命義僕高永優恤俱依擬其戰殞將士祁秉忠併劉渠等作速查明具奏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議得岩關一綫實係國家安危據總督王象乾疏似有深慮相應移咨兵部速

具回咨以便會題隨准兵部回咨稱督臣一疏極言經撫未可出關此爲出關而言也至欲留經撫于關內修工撫夷以圖恢復是時未見處分之明旨耳今撫臣且被逮矣經臣革職聽勘矣經略員缺着廷推速補矣言官累疏又申明前旨矣緹騎星馳逮者業已登途行者必將解任皇言一沛有同渙汗且經臣未逮按臣請勘朝議紛紜盈廷聚訟予奪生殺惟命之從其或軫念岩關憐才使過總候聖明裁斷本部方控疏待罪自請罷斥其何敢擅議等因前來該臣等會同署兵部事左侍郎王在晉

等會看得河西復陷諸堡皆空戰與守并失之經撫
之罪夫復何辭王化貞已奉 旨拿解來京究問熊
廷弼亦革職回籍聽勘似無庸于再議者惟覽督臣
王象乾之疏山海係 神京門戶安危關係非輕議
欲姑留經撫待罪山海修守撫夷以戢定人心而保
危關猶或可收桑榆以贖其罪此樞臣所謂軫念岩
關憐才而使過也但恐 明旨一到毋論化貞已逮
登途卽廷弼亦不敢不回籍聽勘未審能追而還之
以濟緩急否極力綢繆督臣畫之甚詳當與視師樞
臣悉心而共爲守關計矣旣接回咨又伏商確相應

具題恭候我 皇上裁定非臣下所敢擅便也

撫臣逮經臣勘已奉 旨矣總督之疏亦緣情面

發于未處分之先斷無收回 成命復用經撫之

理乃吏部不肯任而推歸兵部時署部者在晉也

冢宰同少宰于朝房會議必欲強兵部議留而兵

部不允少宰王墨池大譟而兵部終不肯仔肩冢

宰張誠宇勒令在朝房寫咨即刻據咨以覆次日

周朝瑞上疏閣臣復有熊廷弼留着用之票擬

上怒令中使問輔臣輔臣曰熊廷弼似勝王化貞

中使如其言以奏 上曰熊廷弼走得快果勝外

通事實錄 卷之八
廷聞是言而留用經臣之議始息然同黨不得不
深啣兵部矣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伺
並無人影○兵部覆科臣條議着錦衣張懋忠操練
班軍領班都司指揮聽之專制

王化貞揭職失守封疆罪應萬死第不宥以職之故
誣衆人鎮武副將劉徵率金礪殺入重圍劉徵刺殺
數賊中箭落馬金礪不知下落劉式章被箭貫髀釘
于馬鞍之上見有馮時昇等證之乃謂其先逃孫得
功黃進先登陷陣人所共見高監軍曾爲職言其回

城順賊必有計誘之者蓋小人以勝敗爲向背從古
已然何論此輩其家屬出城至二十里舖趕回足知
非夙謀也○高出揭賊攻西平羅副將悉力防禦打
死賊尸幾平城之半會藥彈俱盡賊用雲梯登城城
陷城上步戰與城內巷戰殺傷賊甚衆羅一貴死之
各將所統兵與賊相持至日晷逼賊與接戰孫得功
等當前忽開陣兩分若納賊兵者賊徧衝突左右諸
營皆西兵也遼兵營開李維龍祖天壽等輒大叫而
奔北面鮑承先南面蔡汝賢等一齊潰走不可復收
矣出傳令收還鎮武無一回顧者及過盤山堡亦盡

空遂還廣寧與撫院商固守之策豈意孫得功黃進等入城倏忽之頃百姓奪門而走奸弁據門而守滿城鼎沸殺人劫官遽而為夷也哉出是夜與撫院同至閭陽驛次日又至大凌河見經院共議使撫殿後經前行仍傳諭各道沿途區處潰兵逃民有諭帖見在邢監軍可共質也嗟嗟奸弁之欲賣河西久矣去冬奴既不肯來百計誘我使往入春我覺不肯往百計誘奴使來攘臂而送鎮城者孫得功諸人也事至今日亦復何言

署部王在晉奏臣惟朝廷設立言官值此封疆失

守之時持正者當定入關之罪案謀國者當議守

關之長策至於閒言剩語盡付東流何必藤葛糾纏為此無益之構鬪初遼撫差官冷繼祖口傳遼報乍聞之在疑信之間即嚴關至重一疏原謂口報不足深信未嘗以為確據也今廣寧陷矣守者奔矣縱使教塲劄營是實何抹於亡走卒之言原無塘報未能執券以相稽舉朝之論自有公評何必偏詞以定罪乃科臣劉弘化累疏抗言只為劄營教塲求討糧餉數字謂撫臣王化貞於失城之後即與眾同奔未嘗劄營少駐不宐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夫封疆之臣

不死封疆自有明明正正之法。或二十二日而走，或二十三日而走，其走均也。或教塲有兵而失地，或教塲無兵而失地，其失均也。今惟按最大之題目，以定諸臣之罪狀，何必屑屑然論走之遲速哉。若欲坐撫臣說謊之罪，而抹去失封疆之罪，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吠也。失輕重之衡矣。邇緣遼事潰敗，臣挺身越俎，力屏羣蠹，蝟集之案牘漸清，鼎沸之人情少定，怨勞獨任百責，攸歸胡然而有，卿貳縱橫極意逢世之語。當今世道已陂，人心大異，臣不能占風望氣趨會附合，使骯髒之骨化為繞指之柔，其側目於臣有日矣。

今幸以無聊之語不切之詞，枝外生枝，節外生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微波一起，定有狂瀾。長年操舟，亟宜引避。臣知所以自處矣。奉聖旨：邊事正急，料理不暇，口報審奏，旣明何必更辯。宜安心任事，不得引避。

御史潘雲翼題今日招兵之官，紛投越俎，濫觴一至。此極政府招兵矣。豈非欲河魁在手，權奸惟其所作。用手計臣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為呼應乎。陽武侯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為呼應乎。陽武侯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為呼應乎。可護京城，却兢兢于厚餉重楮，何為乎駢馬王昺之

通事實錄 卷之八
招兵甘心權門之鷹犬。已被公疏摘發其奸。輒信信焉。抗疏肆辨何說也。鋼輪地雷等砲有何不傳之秘。以中外謠言之。李天臣槩閉之將軍教場而任其造作。六丁六甲之陣俱屬不經之說。以遠邇煽惑之。蘭國威尚令其出入都門而莫可究詰。諸如此類難以殫舉。興言及此殊可寒心。乞勅該部及巡緝衙門嚴行稽查踪跡。詭秘之輩盡爲訪拏。庶亂萌杜而神京鞏固矣。

河西旣失 京師勳戚各欲招兵駙馬王昺疏先得旨允其招募矣。疏下部晉久之不覆。閣臣沈

公灌謂余曰年兄何堅執如此。余謂本朝無駙馬招兵事例。且此屬盡爲身謀。一有緩急止圖自衛。國家安所用之。椒房之戚有耦猜之嫌。一下招兵之令。長安中奸宄盡入其門。輦轂之下將有不測憂。不在巖關而在蕭牆之內也。駙馬公見予大誅輔臣。固招兵者力爲左袒。予終置之弗應而已。

王在晉奏慨自河西失陷。文武諸臣抱頭鼠竄。臣叨署部篆。自當按法參論。乃科臣劉弘化不以朝廷封疆爲重。而只爭口報中劄營教場之四字。此四字

有向緊要明知其非緊要而數數爭之謂遼撫之走
不後於經畧耳同一淫奔之婦不罪淫奔而爭淫奔
之先後異哉科臣之論今日傳之海內他日傳之
國史知天啓年間有此奏疏不可無樞臣之一駁也
自有樞臣之一駁而科臣語塞不能措一詞乃轉云
樞貳之誤國夫闡外之事經撫主之守不成守戰
不成戰自有任其責者以樞貳爲誤國當初何不
廢經撫而專責成於樞貳微臣總理三部兵不足餉
不敷器械不給則臣之誤也兵足矣餉敷矣器械給
矣委而弃之者何人非臣之誤也非臣之誤則非臣

之罪也至謂經撫單留兩留之議爲樞臣所持單留
之議在正月望前至二十日而奴兵已渡河矣數日
間卽御飈車羽輪不能更換此時欲議抽回一人不
幾於說夢耶若論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繇經撫之
不和而不知經撫僞爲不和以圖卸担以掩失封疆
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當世之豪傑
比其敗事欲諉罪於內而云稍悔前錯夫部臣何錯
之有錯於推諉而不錯於責成豈協贊戎樞者錯而
棄城失地者反爲不錯耶豈抗疏糾叅者錯而奔潰
入關者反爲不錯耶經略非累人之官六科舉臣臣

不以爲德。亦不以爲憾。中府會議之日。弘化在焉。而謂未嘗先聞。意者添設借題。有警乏才之歎。此疏非弘化之親筆耶。今廷推不論才而論圈。計圈則當居後。論秩乃爾居前。此會推之異體尚候。聖明之裁酌。皇上未經點用。而科臣先設猜疑。釋憾之語。以爲異日呼號同類。媒孽之張本。是科臣竟日車馬奔馳。商量計策。真爲得算。而未望臣之進步。先爲臣畫退步也。科臣此後無贅言。而臣恐不得不言矣。奉聖旨。中外多事。正苦議論紛淆。王在晉佐樞任事。不避嫌怨。這所奏事情。前後具明。無俟深辨。科臣瀆奏。

已有旨了

御史左光斗題項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慨

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略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密勿贊相有人。一時似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泰三年。于謙爲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况併其官而無之者乎。竊謂朝廷旣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若如祖宗朝。

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部故事 特命承宗
兵部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
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救岩
關而揚我武莫有急于此者也乞 勅元輔早斷以
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
屢被彈章義難就列併乞速賜處分毋徒滋人言而
悞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職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
疆職不能爲之諱統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奉
聖旨兵部事着閣臣孫承宗暫掌

孫公一日入閣一日于兵部大房決事左右侍郎

力趣之終不出堂凡發一疏更削數次寫本人役
甚苦之部務如叢日至壅積予初總理三部及署
部篆晨入暮歸無晷刻之暇今得越旦進部曠日
悠閒心熱于邊聲之至急矣

署部事王在晉揭河西失陷後人情洶洶都人士莫
不潛窺動靜以卜安危若本部張惶無措人心鮮不
動搖是以外示鎮定而心實岌岌焉每日戴星披衣
侵晨入部治事漏下數刻方回凡屬防守山海薊門
京師畿輔及募兵練卒調援入衛緊急事宐靡不畢
舉當本兵行邊之日職方杜門之時外急邊籌內弭

通事實錄 卷之八
國患心。搦筆疇頭。須爲白神稿。血枯而職且病矣。凡題覆疏百餘字。句冗長。報多不錄。祇將目前緊件。併山海薊門兵數。聊述崖略。明開臚列。年來百事惰窳。卽極力振刷。未能卒辦。若徒陳紙上之空談。緩急奚裨。惟中外百執事共圖之。

在晉辨熊經略。揭向來遼事。因經撫紛爭。職調停極苦。議論極平。未嘗執意主戰舉。朝靡不知之。卽能芝崗以見聞。述相遺。亦語職曰。老公祖主守者也。職何敢誣。手書具証。奈人情各異。混扯浪猜。中藏結構。殊不可曉。援兵東行。關門點發。悉繇經略兵權在握。

豈曰無兵。撫數談戰。明白以虛聲告。便當信其爲虛。何必扭之爲實。故不和而爭。非以實爭也。奴賊過河西。而師敗。非我兵過河東。而戰敗。戰守之罪。不知何居。職今決筴東行。成履虎之勢。無騎虎之謀。一揭入都。其應如响。風狂浪急。而以破舟漏艦相加。遺汔濟與否。天下萬世必能諒之。職可無言矣。

先是熊公揭有爲東事。而添設者。未經東行一步。蓋指晉也。彼時以東行必無幸。驅之死地。不容其獨生。國事至此。真無可奈何。委身聽命而已。

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題。臣仰見皇上留心邊

事加意用人。頃銓臣擬宣撫解經邦爲經略。隨奉旨擢用。一時爲快。而亦有以嘆爲惋者。不意經邦肋惜于北。膽落于東。頃若此。總緣敗衄相仍。纍囚接踵。故奮起功名之念。不勝其苟全性命之心。彼其黃金橫帶。調經緩于杜門。白羽驚心。肆嫚書于山啓。不知國家養士。謂何而有此也。年來因循既久。誕謾相成。利則衆趨。害則衆避。無復羞耻。無復撿繩。若不立誅。一切弃疆。忍死之臣。更取諸奉命不忠。任官不效者。立繩以法。恐魑魅公行。豺狼難問。凡食祿担爵有國家之責者。任其相護。相徇。忍于負。朝廷不忍于負。

私友此。其保位全體。寧減于經邦。而尚敢譎笑。其懦乎。且如四川招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狗狠狼貪。旣切傷桑之恨。藏頭縮尾。尚稽懸藁之誅。蓋臣兄川東道孫好古。以二人之起釁而死。臣故知其貪狠甚詳。而西南半壁爲騷。何可不一問也。又如南路監軍道梁之垣。未棹鳧舟。先邀麟王。晝炫家園之錦。夙占海上之槎。方奴酋內犯。曾不聞一矢相加遺。而侈爾腰纏。居然矚曠。是固與萊撫陶朗先同科。何可不一問也。又如招兵御史游士任壯猷。未結于北門。蚤譽先騰于蜀望。其兵幾何其餉幾何當。主上憂勤之日爲。

故鄉富貴之游。豈柱下之彈文。僅爲他人設也。耶。何可不一問也。又如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時當竝水之蛟。情苦兩姑之婦。旣厚師門。兼懷友誼。曾不思人臣一意公家。寧得曲徇同好。臣以公郵曾勸其力爲明主忠焉。而不能用力也。作好軍中徬徨塞下。何可不一問也。又如薊州兵備邵可立。偶遭亂卒之變。旋來御史之言。卽清謹有執。而未正器陵遠。難展布。何可不一問也。又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罪可詳核。法當竝逮。撫字已難。再入剛愎。詎可重來。而力護同心。各爲左袒。鶴表方殘。虎爭正力。豈是非在城郭人民之外。而以經邦裏足。遂謂天下無豪傑耶。何可不一問也。以上數臣。或雅負才名。或誓匡多難。而志有所不滿。力有所不能。總之視國不若其家。愛身不以其道。殆有視經邦過者。且其事盡關兵政。故臣得執大義以繩之。

疏出樞輔。時望赫然。乃其所抨礮之人。後來輒多揀援。代爲辨析。首尾兩端。如出二人之手。殊不可解。

吏部等衙門。尚書張問達等。看得今天下事勢至危矣。廣寧失守。一墻之外。卽爲賊窟。所恃以遏方張之

會經

通事錄卷之八
強虜莫艱。旣之國步者。惟經略一臣。是賴。故得人。不
得。人在昔也。利害止中于邊疆。在今也。禍福將貽之
廟社。况舊任者。旣勩。續推者。復斥。則選擇而使。尤萬
萬不可苟且者。臣愚以爲。獨見有限衆論。難淆倉卒
則未詳。慎重則無悞。于初四日。會集九卿科道等衙
門于中府。每人給筆使各註。堪任職名。羣議紛紜。至
暮收。卑命文選司郎中王洽手彙。臣再商之。閣部諸
大臣。又以爲舊歲中府會議。添設兵部侍郎。王在晉
原以備經略之用。今茲舉者。更衆。單圈可憑。則臣部
又安得外會議而他求也。恭候 命下。即令速赴山

海駐劄視事。一以見 國家尚不乏人。一以見臣等
不敢專擅。臣非敢因噎廢食。而故爲此鄭重也。再照
文臣知軍旅。起自近代。而經略則昉于弱宋。才不必
追韓范。目不必識韜鈴。事急則強之節。鉞事敗則逮
之。囹圄此猶人。有膏肓之病。而以身聽庸醫。試藥方
者也。伏望 皇上簡經臣之後。即 勅令兵部。亟選
大將推轂而任。速爲函關丸泥。勿專以軍旅責文臣
也。今新經臣未定。山海無統攝之人。仍乞再頒 嚴
旨。令視師兵部尚書張鶴鳴。同總督尚書王象乾。將
守關事務。一一共行料理。以需新臣之至。不可使賊

窺我虛實而生其長驅之心至新經臣更望 天語
叮嚀若其樹有成效即加不次爵賞庶足振勵人心
責之賈勇封疆幸甚

三月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王在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
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寫勅與他邊事正
急着刻期就程不必疏辭

解經邦禰削後人無肯任經略者閣臣沈公淮語
冢宰張公問達云王憲葵有福相其人似可當重
任蓋司寇王公紀也冢宰謂予云憲葵與公善可

往一探之予謁王公告以故公不辭不任即以復
冢卿次日王公會予于朝房執予手曰此烏程以
宿忿害我也公向冢卿勿慙慙又一日而王公疏
叅閣臣之修怨矣人情之畏避若此予如堅意再
辭豈不輕 朝廷而羞當世哉

在晉辭疏奉

聖旨封疆重寄卿以猷望簡任空一意肩承用副委
託仍遵旨刻期就道不准辭○在晉得 旨即行

通政許維新書云數年前遼人掘得碑上云又女
木子欺日月八牛九鼎堅如鍊三門一土嶺頭看

腥山染盡冬人血此語天下通傳至今一切符契
一土王姓三門必閤監軍奴自姓修想當膏芥染
鏐于關山之外非曲說也

嶺頭高第也

○御史楊新期

書云前歲已傳有大將在吳之占今其驗矣顧近
日亂視亂聽者甚多堪集思廣益者甚少語云閫
外將軍制之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總不必與
爭于筆陳也奴賊飢則攫取所必至第堅壁清野
彼窮極生變亦理有自然惟持重甚慎至望

經略王在晉奏臣至謫非荷蒙

聖恩拔臣於儔儕

委以經畧重任今

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

朝

廷用人孰有重於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

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立判左山右
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
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
非之驚魂未定鈍戈朽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
度歲臣雖未履其地而逢人細問城未增而高也池
未鑿而深也兵雖多而不知練也將雖有而不堪任
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
恃地險又不可恃臣之所恃者宗社無疆之曆耳
聖明出類之資瑞應河清一人有慶爲百靈之呵

護耳。臣藉朝廷之福撐架危疆萬事身有無敢遜避。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而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又微臣一念戀主之情不容自己者。請得而陳其略可乎。一曰防內患。夫兵以弭患也。而不戢且滋患。當河西初潰。都民惴惴焉以募兵爲急務。而臣知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竊劫必多。爭鬪必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務宐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槌手。須用防閑。賭棍酒

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橫一伍竝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羣。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奔少就多者。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鉄。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繇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長安之爲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卽爲奸細。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在也。向來五城各坊。未聞一獲。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間有

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卽來不深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卽犯而城不陷。緝奸者必精察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購之。一家容奸卽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於山海薊昌等處。卽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日飭內備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蠟銅鉄竹木皮革等舖。遇警卽搬移入城。凡倉庫牢獄僧房水戶等處。遇警卽謹嚴稽察。凡弓箭火藥銃砲刀槍等件。遇警卽檢查整頓。凡軍民匠役丁夫精勇等項。遇警卽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都

中緊事莫緊于築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叅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火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檢。今漸非其舊矣。班行業雜防範疎虞。羽林飲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值常朝之日有疲卒數人持棍邀喝。至于等間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內地常虞失盜而

異奸未免潛藏。申嚴其祖制。銷萌剔蠹。庶皇居遠密。可杜蕭牆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繁浩。甚以川首造孽。支應東西。新編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焉。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保。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也。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皇上欲恢復遼左。城郭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筭。即防守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陛下于燕間之暇。須密密清查。御帑倘瓊林大盈之積。易竭難支。百凡內庭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曰急。內應關門駐劄兵馬。一應本色芻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得旨。又遲一二日而得科抄。有抄到累旬而不覆者。有起解浹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為等閒之漫視。臣今又外出矣。將來恐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

憂。事。寶。錄。卷。之。八。壬戌

通事錄 卷之八
憂焉。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卽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愆期誤事矣。之數者皆屬君心之運量。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皇上之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姦。感格天心。以綿國造。臣願竭狗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矣。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聖明之裁。答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深慮淵猷。着各該衙門用心料理。內供當節。朕知道了。卿啓行在卽特賜蟒衣玉帶。還與尚方劔。行事勉建功勳。以慰朕望。該衙門知道。在晉請帶司官分理奉

聖旨沈榮素稱勤幹。着同卿前去委用。

御史陳保泰題參贊畫何棟。如當遼陽報陷之時。募兵浙中。及今廣寧再陷之日。贊師關上。其自許慷慨。似有可稱。而孰知其不然也。何棟如領南部錢糧。不知幾何。但聞其到浙中。住虎林書院。遊湖登山。酣歌嫖賭。月無虛日。聞與浙宦柴應楠。一夜賭輸至三千餘銀。此三千之數。從何來哉。皆南中攜來買兵之餉也。科臣蔡思充言其錢糧自領自散。難以稽查。事皆

有據言非風聞且不但此也夫富商不肯爲兵船貨不可用戰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大開騙局入告至疏奏之後亡命虎棍徑自封船臣鄉商人如張棟洪喬宇等共三十餘船每船各送銀千兩乃潛放遁去大盜禦人白晝攫金自杭城內外居民行旅被兵搶掠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至買察將吳錦衣假劄募兵幾致激變皆何棟如爲之也彼其自謂二十年言兵夫使棟如有奇謀秘計不可測識臣不敢知若言兵而欲招富商爲兵改商船爲戰船其昏憤誕妄伎倆立見可堪贊畫否以條奏之疏爲開騙之局大膽欺君肆行無忌此其罪可勝訖哉臣望皇上亟罷何棟如如科臣議稽杳募兵錢糧額數并行追贓正法庶貪臣如何棟如者可警也

經畧王在晉題伏念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缺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畧者比前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復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旣鞭筴漫加恐視嶮巖之顛蹶又

羈韁緊扣直令蹶躓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綴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不痛不癢。無所用其搔爬。若淺若沉。實以藏夫譏刺。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豔之人情。國家何負于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臣歷俸三品四閱年時。祇緣道路奔馳。尚虛時日。未經課滿。尚書循次。非若起家。置越次超陞者。試問

通國人情。誰肯直任經略。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細。聞之是羞。中國也。謂當世真無禦侮之士。滅奴之人。是輕當世也。臣不敢爲毛遂之自薦。亦不敢效王陽之逡巡拜命。卽行以壯本朝士大夫之氣。故知臣者與臣。憐臣者慰臣。而妬臣者思媒孽臣。臣當此萬難萬苦之事。未易求全。處茲至險至危之地。何難吹索現前無罪可指。亟空打透機關。矜全末路。倘遂臣而使之歸。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陰謀構鬪。禍移于國。臣之所不忍聞也。封疆告急。非臣子舌爭筆戰之時。但願皇上默矚。臣鄰中議論。孰爲正直。孰

通事寶鑑 卷之八
三
為頗僻孰為為。國孰為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乎。睿照天下事決裂至此。尚不回心滌慮。急拯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深談。朝事一心以急邊籌矣。奉

聖旨巖關重寄卿能一意擔承中外倚賴誰復求多覽奏忠計苦心朕悉洞鑒向來議論偏私已有屢旨痛誠大小各官當共以國家為念務令任事勞臣盡心展布毋蹈前轍期濟艱危該部院還一體申飭

四月王在晉題近京險要臣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可升為天險山川丘陵為地險我國家奠鼎北平遼東左輔所依為險者也遼瀋沒退而守河西則險失矣乃河西又失退而守山海山海一關不過防軍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來左為山而右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則猶郡邑之城郭也彼遼瀋開鍊廣寧皆東方之重鎮且望風瓦解豈一關所能獨禦哉榆關既無險足恃則自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默察其形勢辟之居室者然繇藩籬以及堂奧層層節節俱有關鍵而後盜賊無生心也

此有國家者所當亟圖也。近京者爲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幾及一萬，倉糧亦有數萬。臣以爲畜兵于京，莫若畜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卽至。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第通糧較薄，而京糈稍厚，厚薄相形，兩軍未宜並處耳。過通爲三河縣，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冬夏水不涸，挑淤沙濬之，使深。壅河流漲之，使濶，阻上則沙可囊，潤下則水可毒。河之東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築土堡，藏火器，山中伏發，首尾擊之，敵勢必殺，卽不能曠日相持，而少遏其狂鋒，亦可令近京一帶地方整備。三河

以往爲薊州山，不甚險，然城郭依巖，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玉田豐潤道途平坦，非宿兵之地，第見流民接踵，哀哀乞賑，而各縣庫無長物，倉無餘粟，臣以單車就道，未經請帶錢糧，愧無以應。止令報名批所屬查議賑恤，而無米之炊，恐不能使流民之果腹也。行次永平，城外有山，有水，山可設疑，設伏流沙，旋繞澗水，潺湲阻河，而軍擊其半渡，我踞其勝，賊不敢窺。關門以內所恃爲垣壁者，第隘口甚多，倘賊繇他處漫入永平，非必繇之地，而各隘守軍掛虛籍，冒虛糧，軍弁放班以取利，戍卒高臥以偷安，營

馬因差役繁苛草料騰貴馬骨峻嶒悉成下駟所謂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兵副總之設當非過計矣薊永之間物力大困既開冶局又設木場既買豆料又供芻草草一束連腳價二分五厘而盤運交納每束費銀一錢有奇及至交收各兵用以克薪而不入于馬腹民利于折乾軍亦利于折乾而馬死不問馬不死而進草之人必斃矣今軍械甚乏取之工部工部已虛取之薊永必買鍊于它方聚工于別郡卒卒不能湊手夫爲遼而空薊永今又役薊永以防遼推之昌平宣大各鎮空虛亦然遼不能存而各邊有阡

危之勢甚以遼民充塞釀成腹心之患殆不可測則今日之籌邊亦未易言矣自通及永中路城堡如邦君鎮沙河深河驛堡俱新築皆可以守但葺爾斗城未堪堵截惟榛子一鎮可以屯劄千人爲襟喉緊要之地籍令民不奔而効死是處可用爲防其奈正官多缺政事久弛如永平一道一年三易昌黎一縣缺官不補樂亭遷安二令俱病臣經行七百里所遇止三河盧龍撫寧三縣令通灤二州守而已烽火達甘泉而州縣之堂閒無其人乃山海一關銅章墨綬之纍若車輪馬足之充盈益寡哀多在用人者所宜急

講矣。臣諦觀近事人情。墮于積玩。吏道敗于因循。紀綱頽于姑息。財用竭于供輸。武備弛于調援。厝火欲焚。而燕安如故。漏舟將覆。而及溺不憂。日挨一日。幸其不來。來則惟有打疊行裝。急忙奔竄已耳。人心如此。臣卽極力振刷。恐不能頓挽頽波。矧大敵之後。求治太銳。勢虞中格。而邊情急于風火。又未可忽忽悠悠。須臾少緩者。目前百事必須從新做起。着分毫舊套不得。不識同事文武諸臣。能委心以相從否也。奉旨。這奏內事情各着該衙門作速料理。應奏請者卽行奏請。不得耽延。悞事邊疆緊急。全賴大小臣工乘

時協力。內外相應。若仍前怠玩。查出重治。不貸。

給事中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奉有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卽僉名付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爲戒諭。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許拿杜茂一人。如多拿我上本。叅等語。科臣隨蒙旨調外任用。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須防其濫。我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

祖

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防

奸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

無多起葛藤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
無辜之諭丹申約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
拾細人之口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伏乞 聖度
包荒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人心 國是永賴之矣
張鶴鳴題經略答應官孟承勳舍人王朝玉九人渡
河挑奴進兵十九日奴兵過河劉渠與監軍道高出
在鎮武堡議奴兵衆空守又戒西平堡副將羅一貴
嚴守巡撫亦嚴令謹守不可戰參將黑雲鶴要戰羅
一貴不能止二十日將兵出戰敗奔至西平堡門奴
兵追及死之環攻堡三次城上砲石打死奴兵無

賊屍幾與城平李永芳使人持旂大叫曰知道守城
羅將是好漢速降同享富貴一貴大罵曰 朝廷何
負逆賊而反使人城上持旂招之曰賊速降免賊死
永芳大怒併力攻之矢石火藥俱盡城破一貴死都
司陳尚仁王崇信同死二十一日經略差王榮持高
柄牌硃書總兵官與將官不上陣者與千把總同斬
千把總不上陣者與軍兵同斬一個不上陣者一隊
斬一隊不上陣一哨斬又差人持旂發諭帖與總兵
劉渠渠見諭帖面色如鍊即上馬督戰高出止之渠
但搖頭不應而出此道將同口一詞與參將劉定邦

渠家丁黃雄所親見親供者也總兵祁秉忠家丁督
兵力戰砍奴賊數千前隊乃遼將孫得功祖天壽等
先分左右退走後面馬兵盡逃二總兵死之劉渠將
印付家丁黃雄賣出雄哭欲同死渠諭之曰全朝
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頭見渠落馬賊圍數十重死
亂軍中祁秉忠中二刀三箭家丁扶掖馬上殺透重
圍而出死于途家丁爲收殮扶襯入關主將旣死所
損軍兵不知其的數副將劉徵直衝奴陣手刀多賊
遊擊李茂春鍊鞭打賊落馬不知其數家丁搶棍殺
死多賊茂春中箭落馬此二人者死之最烈者也

司趙啓禎副將麻承宗遊擊張世顯守備楊春茂千
總王應舉俱同死于沙嶺都司周思堯刀傷鼻梁其
中軍張中二箭陣亡軍丁四百餘名遊擊蔡汝賢已
將奴賊黃旂兵一枝殺退因遼兵奔潰被圍腿中一
鎗一箭陣亡兵四百六十八員名守備李永培中四
箭陣亡軍丁二百餘名頗希牧頭重傷三刀臉中一
箭陣亡軍丁七百餘名都司僉書丘臣頭中一刀頸
一箭陣亡軍丁六百餘名其餘死者查有不的須行
原調兵衙門查核此兵將血戰之情形也○又奏報
西平潰陣者爲副將李性忠參將江朝棟高國禎李

承先別鎮周守廉黃鉞遊擊劉恩左輔戴極杜學伸
李元勳都司李承先鄧茂林史光裕尤岱許子敬張
惟德高岍李慣丘臣吳登雲共二十二員自廣寧不
守出城而西者爲副將王光有倪寵參將李滿倉黃
中順王楹遊擊徐璉盧養才陳京杜芳尚志弘高從
龍張世胤王藩李朝棟李秉春汪翥陳一元劉雷共
十八員都司張景珍張大忠守備楊九經係督臣發
援廣寧止到二日劄營城外叛民從城上打銃劄營
不住隨而西還此不當以逃論者自閭陽隨經略爲
副將孫諫毛有倫吳自勉參將賀謙平四知王秉忠

侯一品遊擊李逢恩都司談堯德景國佐共十員調
援廣寧不守半途而返者副將竇承武參將楊應軋
陳琚王之棟倪承勳五員守廣寧以西各堡因經略
驅民入關各隨回關者爲副將王牧民參將周于才
遊擊朱梅備禦劉源清安邦竇承功共十六員俱無
罪內周于才領家丁數名力守八里庄仍應論其勞
者也副將王光有守廣寧北面至歿不開門撫院親
筆寫王光有速開北門七字光有始開光有亦應免
罪而諸將如別鎮盧養才尚志弘高國禎等夙有戰
名宿將難得斷不可弃陳一元始終護衛撫臣患難

不離義更可嘉戴極在廣寧貪縱不法被人告發逃入關內虜人妻女不奉明文擅招遼兵三千餘名自割一片石人心疑懼又經略單騎至一片石人益危恐已經職會同督臣拿問外其他各弁俱有敗奔之罪然法難加衆宜斟酌議法或許立功贖罪至若參將賀謙平四知此二弁者原統車營步兵經臣令其押車砲徐行二弁先奔致車四百輛大砲八百位棄置十三站道傍然將兵四千名入關無一人逃者罪功應准除細打貫耳外如都司吳登雲王謙亨守備張効祖王詔李思賢此五弁者既望風奔潰又不聽

候處分逕自逃歸法當擬斬張効祖入關領正二月餉拐逃此決不待時者也劉渠署中軍事戚允成內丁守備梁邦弼內丁都司郁登雲臨陣而逃律有明文法當如律重擬外尚有不知下落者遊擊李元勛都司劉守清守備沈松夏國卿四員名又有叛而降奴如叅將劉世勳遊擊孫得功劉世功金屬閭印高忠選黑際盛羅萬言熊錦楊可大高鴻中黃進索萬全李維龍劉式章王有功劉元慶蘇應科岳宗太朱世勳共二十員或素與奴通亦有戀其妻子家業遂甘淪于夷而不顧摠俟恢復以正刑章巡撫中軍祖

天壽臨陣脫逃。藏覺華島。按臣使人招撫。待到另行定罪。副將鮑承先殘兵皆云戰死。關上人傳未死。鎖萬金聞河上。撥探死之。又傳降奴。至于入關。逃將守備而下。極多逃兵。十有八九。一時稽查籍貫姓名難的。俟查明另行具奏正法。

王在晉題邊情疏。臣聞治天下者。內順治而外威嚴。順天下之情則治。拂天下之情則亂。臣奉命期於平定安集。必先察其情而後默默以爲之。調劑顧今之所謂邊情者。不過民情軍情將吏之情商賈之情。遼人之情。西虜之情。以暨四遠之情而已。昨關外

之民闖關而入者。累百萬。婦孺相挈。老幼奔踰。舉足而廬舍盡焚。回首而城闔非舊。膽寒於傳。吠氣奪於狂奔。散逸之神。竟收歸不迭。亂離之夢。寤過去猶驚。強者思搶。懦者思逃。此邊境之民情也。西平積骸成丘。山海放生有路。操戈拒敵者亡。弃甲曳兵者活。兵未遇虜而懾虜之威。虜不見兵而促兵之步。不脛而自走。無翼而欲飛。此關隘之軍情也。守令故匿其長。以求調。將士自呈其短。以待參。三協路之內。被糾之將甚多。七百里之間。見任之官有幾。蓋以去危爲厚幸。以被論爲卽安。青年巧圖托病。白簡甘就如飴。此

近邊將吏之情也。澤梁之禁雖弛。水陸之珍不至。商
屨久絕。乎貂參。士女罔餘。乎布粟。求之土產。既不能
供。索之遠鄉。卒不能致。藜藿如金。何言珠粒。芻秣增
價。安問桂薪。人集五方。市無一貨。此邊方商賈之情
也。弱肉逃豺狼之吻。終宵爲鴻雁之鳴。待問家園。恨
無情之野火。徒懷明月。無可托之鷦枝。身世流萍。如
怨如慕。浮生寄寓。可夏可夷。眼前盡是蒼生。溝底將
成白骨。此今日遼人之情也。挾我之賞。飢則附人。畏
奴之兇。飽必颺去。結犬羊以信義。寧忘投骨之爭。置
虎豹於臥側。或貽噬臍之悔。搬銅運銃。關前故示夫

殷勤。借牧移屯。口外恐成夫久假。猛獸不啜。未可爲
安悅。狙有方。聊存玩弄。此今日西虜之情也。若夫四
遠之情。則尤有可異者焉。術士挾讖緯之誣。妄言禍
福。妖人倡白蓮等教。謬托焚修。悲畿輔之役繁興

間左有離鄉之生齒。羨京軍之糧獨厚。邊關有失伍
之戎行。流民如蟻。孰爲逃難。孰爲奸細。其人莫辨也。
飲食若流。食在則爲良民。食盡則爲寇盜。其釁難防
也。昔之患在外防。今之患在內潰。欲施之恩。而恩不
可繼。欲示之威。而威不可加。蓋自大衆奔潰之餘。生
殺要無善術。而從關門一啓之後。進退未有全謀。此

時欲爲守關之計。馬廐空。藥局空。車輜空。銳砲空。甲仗之庫空。細問永平守撫寧令。則銅鍊無。硝黃無。工匠無。芻草無。豆粟無。再問之。沿途有司。則煤坑盡。秫。稽盡。釘灰盡。車驟盡。民間槐榆等木。因造車造營房。一砍俱盡。天下之苦同。而畿輔之苦獨。畿輔之苦同。而薊永之苦獨。四方搬運舍永平。別無他路。卽鐵爲輪。石爲轂。亦無不敝之時。關上應供。舍永平。再無近地。卽天雨粟。地產金。亦無不窮之理。故薊苦而永始有甚焉。山海以永平爲根本。今般般剝削。則根本先摧。邊臣以永平爲室家。今人人思竄。則室室先

泮。故欲守山海。必從軫恤。永平始使一郡之人心如家人。父子然。患難相維。久暫合一。情固結而不解。變偶至而不驚。永平之民。脚根站定。則薊鎮植其藩。而都城藉爲障。一切征輸。不得不緩。歲課。不得不寬。逋賦。不得不免。倉穀。不得不留。抽扣。不得不蠲。叅罰。不得不恕。臣駐蹕關門。靜觀時勢。默察人情。顯微盡是危機。上下皆無固志。無一物可就手。攜來。無一事可隨心。做去。巖墻已成。獨立。破甑聊以相遺。拜命之日。傳書以囑。妻子慨後會之難期。強顏以慰僕僮。謂息肩之可待。而孰知難上加難。一至於斯也。伏祈

皇上軫念時艱。俯憐民隱。少寬文法。容臣脉脉以運。規爲嚴備。供輸。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應。內有應而必速。乘外寇之未臨。爲有事之先備。庶不負。明廷之。任使疆場之臣。可收功於尺寸矣。奉聖旨覽奏。邊疆情形。朕已具悉。卿還督率將吏。用心振刷。務合機宜。使戍守有備。以紓朕懷。且無負委任。視師尚書張鶴鳴報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朶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稜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

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麟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郎素又罕字羅勢等。前後報稟大都。爲遼左全失。恐額賞無處出。辨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欲與奴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反。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沒一牆之外。沿邊千里。無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隘口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爲第一緊要着數。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名爲拒奴。實爲挾賞。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朶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彼利我

賞終就籠絡。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兔憨炒花宰賽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虜祖宗俱受撫賞。督臣發諭帖數十道。虜加額叩拜。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之亦似可籠絡。經臣王在晉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於指掌。諸虜相傳。晉爲傾服。臣不過從旁唯諾受成而已。○又云。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各虜運糧至關。與百姓糶買。換布關上糧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殊爲兩便。各堡尚有銃砲。各虜護

送載回大砲九十二位。衆虜擡砲至海邊船上。一時效順。若可訓養。第夷性無常。難保其無虞耳。

王在晉題。臣從抵關到任。孤城如斗。大中藏礮。砲之人心。百事如絲。勢外值跳梁之虜。勢繇東暨西。靡非強敵。自朝及夕。未卜安危。蓋從關門一啓之後。非督臣彈壓於前。樞臣監視於後。恐勢成破竹。焚及燎原。亦安望中外之安堵哉。先是。臣未至。西虜重竝。接踵蜂洩。窺關往來。八里舖一墻之外。皆爲犬羊。臣至。諭所部曰。乞賞自有受賞之地。切不可令近關。今日引之。使近他日。却難驅之。使遠。無奈往時頒賞。逐日例。

有支應。今自關以及前屯虜騎充斥。人踪斷絕。與以牛羊犒。以段布賞。以酒食非近關不能供。結是以就近餌之。朶顏酋首浪素狹。暈大等八人。率諸酋百餘人。約諸部三十六家。罕孛羅勢大小頭目百餘家。漸次鱗集。罕酋意甚叵測。欺我之弱。妄逞憑陵。又恃彼衆明肆要挾。其中有一種貧夷。見互市之途絕。貪貿易以資生。願我長有此土。乃其實意。故爲我禦寇者什之三。而乘機爲寇者什之七也。督臣王象乾深諳虜情。與樞臣張鶴鳴多方調劑。虜中強梗者。督臣馳檄諭之。歷數其祖父受恩受賞。世代恭順之狀。且

惕之以利害。明白開悟。虜見諭帖而泣。有爲中國搬銅送大砲以素賞者。有偵探奴情。驀地來報者。乃督臣以離密雲久。彼中亦非無事。一聞臣至。遂發牌移駐石門。虜愕然驚曰。經略至。賞事不諧矣。亟欲解散。而督臣遣使諭之曰。此經略與我同心。爲朝廷者也。爾效順我。勸經略與我撫賞一樣。於是諸虜搬運糧食。與山海之人貿易。匹布易米。數斗居人利之。掘地得軍器。皆徐徐運來討賞。賊劫我之馬。各夷獲賊。併馬送還。且請正法。虎酋亦走使前來講賞。傳聞合虜衆十萬。與奴酋相構語。雖未的。亦不敢不聞於

上也。臣等非不知虜不可恃，款不可常。然不如此，則目前有闖關劫掠之事。奴之患在三百里外，虜之患在十里中。奴之患在山海一片石等處，虜之患極衝有七十五處。次衝五十一處。全鎮通大舉五十三處。如破甕盛水，處處皆漏，急不可塞。失此一着，國之大事危矣。今講論已逾半月，因索勒太多，靳而不許。初七日三更報至鐵場堡北烟火聯絡週圍五里。我既不敢多與以開釁，又未可加兵以速禍。款事紛紛未定，邊情洶洶可虞。而督臣移鎮石門，樞臣見臣受事，亦擬復命。臣一人耳才力未可當關耳目焉能

徧及查各隘口邊牆未葺器械未整兵馬未足錢糧未議將官惰窳軍士偷閒臣卽控守關門各隘一有透漏爲害匪細。須得大臣行邊整頓一番可修築者鳩工應添設者增置臣獲寬心于各隘亦得專意於危關千金之喪非一狐之腋分任其事乃可協贊其成。矧樞臣視師奉勅專責查勘關隘各口未閱遠難報竣中樞已有閣臣掌握正樞臣從容復命之時非脂韃趨朝之日伏惟皇上亟勅督臣專管撫夷一事仍移蹕關門以便調度。樞臣巡行各隘整飭兵戎俟賞事成而後督臣還鎮巡事畢而後樞臣

還朝臣雖不才願與二老臣同心協力共爲
上擔任危疆以副天子臨軒授鉞之恩至于關事
艱難危迫之狀容臣續疏再悉仰干天聽臣可勝
悚息懇祈之至奉

聖旨總督官着就近撫賞西夷候事平畢還鎮視師
官查理各口整頓明白方可回部該部知道

御史張應辰疏云頃聞奴酋欲攻山海不軌奸民包
藏禍心瞋目語難或潛往潛來廣結死友或捏造流
言煽惑人心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一
聞訛言舉國若驚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

生將網載而行慮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
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麗境即
草澤間有崛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故曰
一無足恃也

王在晉題賑遼人疏臣欽奉簡書有入關遼民務

在撫恤防閑沿海間田有可屯種者卽以安插其人
毋令爲患等語是生活遼人者臣之事也其奈天之
降割於遼人也有拋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燒殘之
廬舍而不得處有破壞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
髮而成禽奔者且離鄉而爲鬼老羸委身溝壑少艾

轉眼從人臣一路經行見其遷徙無常流離載道其流至真保山東河南等處者人數甚多此皆挈有行資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貧窶無歸不能行路者羣聚薊永一帶州縣投狀投揭於臣動以數百計。其散居村落者且數倍焉。臣批行各屬照部行賑濟然而各屬倉穀無多在庫官銀久罄所謂動支銀穀者幾爲紙上之空文矣。塗羹但可爲戲而西餅未可充飢人臣奉朝廷之德意拯救生靈不以甘言而以實惠臣安敢漫視祖宗愛養之元元暴露郊原之白骨乎。畿輔經春久曠瘠土焦枯近關土著多拋棄地

畝逃竄他鄉有田者且不得耕無田者安能得種。倘月間無雨歲必無斁土民百爾憂生。客民萬難活命。狡者化而爲奸細強者變而爲盜賊攘臂一呼十萬人登時可致黃巾赤眉之事不在異代而在目前。不在遠方而在近地。臣卽荷戈當關且憂內地之滋患矣。今時急着惟有賑濟賑濟原爲戶部之事而計臣向與臣在朝面議亦曾許諾好生一念諒計臣先得臣心之同伏祈聖慈發銀拯拯容臣移檄薊永天津等道查貧苦流民分別等次造冊申報令州縣分廠煮粥以存孑遺倘有積蠹侵牟貪吏尅減查訪

得實拏究參處其遼生收附各庠世弁收附各衛俾各得所以銷異萌空閒田地聽遼民耕種以爲永業亂離中保全性命以望太平此王者無外之仁也而臣愚可副撫恤遼民之專命矣奉

聖旨遼民屢有旨賑恤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行查核務沾實惠不得冒破

三法司會審經撫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起經略原議駐劄山海並無駐劄廣寧字樣鄒都憲元標云尖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明旨內

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今日必須

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反得罪于

朝廷廷弼言職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

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叫錦

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苦職

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

在朝班之日一躬而散○廷弼自上疏云今初九

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前旨止于革職

職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

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

法司

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臣之體伏乞勅下法司以便遵行○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宐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戰
亂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軍官毛有倫傳報防守北山湖兵紛紛下山北山去城數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令總兵王國樑李秉誠往諭始知為湖兵五寨司莫大功李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皇賞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糧未領也經管官剋減給散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糧薄不能資生願往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皇賞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糧尚可問乎四月纔及中甸安見其遲發乎百物騰貴詎獨湖兵受困乎經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令旗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劄住其大半竟行不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卽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撫寧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困乏逃兵就撫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登雲卽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斬首又截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殺押歸原派北山地方屯劄是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競殺傷一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戮傷兵一名相爭相聞無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革而兵無主兵被創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楚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鼓譟于出關每遇朔旦川湖兵燒紙望南而哭挑動各兵懷鄉戀土之情平時梟勁蔑法今又結夥潛奔紊撓軍律留之不爲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潰兵進關。良奸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權不一。嚮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逕投于彼。傍竊以逞其威。雜出以樹之黨。道將之肘。既掣軍士之情。益詭。湖兵瞋目語難。軍中諠傳爲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奈。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傍觀者遂惕息而不敢前。自非劫之以威。四千人狼奔鼠竄。永蘄騷然而。京師且駭聽矣。逃兵歸伍。不終日而底定。則總兵王國樑英銳直前。李秉誠恩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釁孽易萌。當臣受事之初。卽小試強梁之狀。爲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入套中。縮胸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不可居。西虜交錯于關外。驕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機立判。潰散之勢卽成。線索一提。繇人舞弄。乘易動之人心。爲挑撥之隱術。臣于此而識奸宄之人情矣。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頸血相濺。心神只想狂奔。足跟曾未着地。有兵如此。卽百萬摠歸無用。國家空費金錢。蓄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是亦不可以已乎。俟款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寧。

寡而毋襲充伍之虛名。餉寧增而毋蹈濫觴之積弊。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土乎。除將元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鈐束不嚴。及格鬪傷人目。兵暨軍中揆置奸徒。兇犯聽臣徑行拏處外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奉

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汰留更番等事。便作速議行。

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為首者鞫之。云某鄉官有書招之人。京保熊經略也。不覺思此事甚大。嘿嘿諱

之及閱邸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州應募者。廣寧失陷。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求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 京師。先以微言隱隱辨釋其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此時被僂。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參逃將。照得廣寧之陷。經撫道臣逮問者五。而總副無一被桁楊者。四五賣菜傭無足膏斧鉞。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祖宗朝于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今以文臣比武臣之

律其究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 本朝立法之意而文臣終屬有詞率繇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不死而文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能賦詩逞虜乎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遁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圖報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宥也惟是因敗以爲利借逃以脫身玩弄 王章閣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之三尺可容寬假乎內參總兵達奇勲應禰奪中軍都司王藩遊擊盧養才都司史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還山海總兵竇承武從入關即流寓于天津真保之間應行彼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寧當拿問浙江領兵叅將袁應北應行浙撫拿解究問固原遊擊陳愚直亟令彼中巡撫斬首傳至 京師號令奉

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王在晉又叅管關同知張文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行陝西撫按勘產嚴追解山海關爲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觀邊報遼人避難入關者至

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卽有微貴。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宜令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糧。預爲設處。卽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倣者。卽是不肯倣之人。言肯倣者。又不必倣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爲哉。今日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于目前緊要諸費。不

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掄然眉摠之爲天下國家計耳○以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興屯田安流民折內庫充軍實此俱在晉所條奏者惜乎天津屯種董太僕虛冒其名實銷其費發銀十萬兩晉力請得之而付之不可問今流民所種之屯安在哉內庫錢糧省直編額甚多量折可充經費然皆中貴把持例索鋪墊誰能扼其吭而奪口中食也

王在晉題刪冗懲貪疏竊惟 朝廷設官以治事也乃官多而事益亂蓋職掌分則無專成之効事權析則生推諉之端邇因遼患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力以存遼而遼卒爲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生異議必至爲三年之築一方而羣使其民寧免夫九牧之嗟且新設之官廝隸皆從催募則體統輕邊徼之地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敝廩給心紅等費門皂書役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精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偷安將領伺文臣之

色極意阿逢文臣掣將領之肘。故爲抑勒。彼此牽合。遂喪厥功。今山海一片地。兵至六七萬。事事皆無條緒。般般未有法程。向來止一管關主事。一管關同知。卽山石道皆爲龐贅。何有于監軍司道哉。臣介然處此。從來無額編之供應。從來無答應之人役。建牙于蓆棚草舍之間。與馬牛同混混而已。先是樞督二臣將官兵分爲三部。守護邊城。中部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叅議邢慎言。北部屬遼東監軍僉事袁崇煥。此三道者。斷乎不可少者也。然錢糧草料之出納。水陸舟車之轉運。馬匹駝騾

之牧養。須得一監司之兼督。而寧前一路雖虜騎充塞。俟西虜講賞既定。擬發游兵哨守前屯。而目前所撫之夷。皆寧前受賞之夷。則寧前兵備其何可缺乎。張應吾雖經樞臣勘擬降用。然當遼瀋之初失。本官慷慨而直前。比廣寧之旣陷。本官遲回而殿後。青燐忽驚遍野。雖無保全疆土之功。而黃壤猶存故墟。要無失陷地方之罪。時遭異變。情屬可原。似應免降。以期後効。再照遼東雖失。而我未可一日以忘遼。則西路監軍邢慎言。應帶遼海東寧等處職銜。遼東監軍袁崇煥。應帶開原屯馬職銜。寧前兵備張應吾。應帶

廣寧等處及糧儲馬政職銜登萊監軍道應帶海蓋等處職銜至于經略之監軍及西平堡盤山路中路南路廣寧路及出使朝鮮南路監軍盡從裁減登萊監軍亦止存其一天津遼餉併歸兵備道似可兼管山海關府佐應留應減容臣查議停妥另疏題請一年之間可省餉銀二三萬裁去各道家丁等役可養兵四五千此皆節浮省費之實事也。

南道劉之鳳題今日榆關一線呼吸存亡專在于此守山海正所以守陵京也欲保守得固須要人心站立得定臣以爲欲固未固之人心當先明未明之

法紀如新經略王在晉近叅總兵達奇勛縱王藩盧養才侵尅多贓明是貓鼠同眠以軍糧爲谿壑總兵孫顯祖殺屬夷以報功廣寧失陷魂搖膽落午夜放妻孥放軍過關奪良馬幾千匹搶刀弓矢器械攜戲子沿途歌唱總兵竇承武冒餉幾千金廣寧旣陷遲留觀望似欲効孫得功之故事都司保世寧詭兵冒餉縱部殺兵叅將袁應兆領兵不肯出關催覓流丐充數虛扣行月二糧遊擊陳愚直業經部覆出關之日黃緣免究以此等武弁馭士卒方且疾怨之唾罵之羣起而告訐之不敢詰問尚望其能行法于行伍

而使就我約束哉人但知大兵之潰敗者起于法令之壞而不知法之所以壞而不振者因貪將之自壞而不能固人心也若不一一叅勘即爲處分何以振綱飭紀剔蠹懲貪願 廟堂之士早計而力行之庶人心早知儆惕邊事早知振刷所全于危疆者大矣刑科張鵬雲題職在刑言刑竊見法度凌夷至今極矣從來閩外之事將軍制之廣寧之潰倘有二三大將提師督陣奮不顧身豈遂決裂至此而望風奔逃諸將與經撫同遼瀋失而逃之廣寧廣寧失而逃之山海則諸將較經撫更有甚焉胡以置諸將于不問

職方欲具疏特糾適見經略王在晉有查叅奔逃貪縱將官一疏殊快人意抱頭奔來賍私狼籍而止于削籍不適遂其奔願乎主將不固守如達奇勛者何以解于此律豈法可行于經撫獨不可行于武弁乎恐天下謂 朝廷從此無法也

御史潘雲翼題稱河西潰陷全遼陸沉以至重之地處至危之勢當至急之時經臣抵關以來戮力勸勦嘔心籌畫行將漸有次第據其前後諸疏矢口迫切累牘艱危蓋有不勝累卵之形焚絲之歎者 皇上誠思以山海之勢若此奴酋之勢若彼幸不來耳來

豈有幸哉。職爲今日之計，志宜定而不宜亂，則莫若畫地而守，兵貴精而不貴多，則莫若簡兵而練，權宜重而不宜輕，則莫若選將而任事，宜實而不宜汎，則莫若擇人而理。山海斗大一城，官如蝟集，事若絲棼，蓋維官多以致事冗，今日不若無官而苦多官，不在官少廢事，而在官多壞事。此誠有見之言，經臣刪冗一疏，謂遼患作而設官多，欲藉衆謀衆力以存遼，卒爲衆官所斷送，語更痛切。職目擊時艱，中懷長慮，國勢人心日見危疑，忼惶之狀，邊籌○廟算不改，因循延緩之常，握火抱冰，其何容已，亦以眼前拯急之籌。

中外實落之圖，要無先此誠能防守力爲圖，維兵將大爲整頓，夫然後羈縻西虜，方無玩我之心。聯絡朝鮮，益堅効順之志。又將在內一應軍馬錢糧甲仗火器等項，勤施不匱，以濟急需。在外一應修城濬壕，建烽築臺等項，明作有功，以收實効。則山海重地，丸泥可封，而蠢茲逆酋，又豈上廛。聖主東顧之憂哉。兵科朱大典疏云：竊惟古者寓兵于農，平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之衆，田野倉庾之積蓄，即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今榆關一墻之外，便爲虜穴，經臣王在晉遠具定識，力汰冗兵所省。

糧餉不貲。見在實兵六萬。派守猶虞不足。誠于近畿郡邑各練士兵數千。以壯聲援。節節設防。處處扼要。彼虜騎安得奄然長驅哉。伏乞嚴勅各撫按督率守令。勒期舉行。所裨于防馭征勦不淺矣。王在晉。題撫賞諸夷。其屬夷來守關外也。始于罕字羅勢之窺犯。一時聲勢甚大。塞上人心悚悚。皇皇若朝夕不能自保者。臣差加銜都司。閤守信通官王擒胡往諭。又差番僧喇麻王三吉入藏遊擊守備等官張定王朝宗再往諭宣布。皇上威德罕酋幡然省悟。懷我好音。自云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白洪

大等受了

天朝撫賞厚恩。五十餘年。今遼東欲剿

殺奴兒哈赤。我願出力報効。發帳房三百頂。傳調朵顏。狹。暈。大等。帳房一千頂。同去哨守山海關外。此屬夷守寧前之因也。臣惟廣寧既陷。數百里間。虜騎充斥。路無行禽。河西音耗不聞久矣。自各夷入邊以來。遊騎來往。遠哨連山。皆諸虜爲我引導。寧遠城中。卷案冊籍。銅斤大砲。皆諸夷爲我負載。米豆高糧。灌輸榆關。人無枵腹。皆諸夷爲我搬運。其最切要者。樵採燒造。修築挑挖。斧斤尋于山林。畚鍤狎于原野。不可謂非諸夷力也。狹。暈。大于諸酋。中最稱驍雄。而諸酋

亦咸聽其願指戍守關外發蹤者雖罕字羅勢而追隨者狹酋之力居多但其初來也只言報効朝廷絕不道及賞之一字既則討接風祭旗矣既又討舊賞矣繼又討新賞討部夷月糧且欲比招募之例矣夷性犬羊豁豁無厭臣等槩不之允諸夷請討不已四月十五日臣與督臣進諸夷演武場宣布我皇上德意許以舊賞其新賞與諸部夷之犒賞一絲一粒一分一毫槩未敢許夫舊賞者載在冊籍歲額之撫賞也迎風祭旗各堡軍民懼其蹂躪箕歛之私賞相沿已久亦舊賞也新賞者哈喇慎諸部台吉與朶

顏諸酋之子若孫向來無賞而朶顏之裔婚于哈喇慎者皆得稱尚不浪昔也幼今也壯矣昔也卑今也尊矣無者斬于有者斬于多涎垂願朶遍相加也曾何厭之有臣再惟新賞雖不可加而亦終不可截然終止者也部落窮夷雖不可盡如所請而月犒以獎其勞亦情之必不可終已者也譬之養鷹可以翩然懷我亦可以颺去依人懷我則肯爲我用依人則將爲人用至于爲人用而天下大事不可復收拾矣狼子終是野心鳩目竟亦難化一去一來介在呼吸不可不慎者也臣度虜情形又度我時勢不得不借

虜爲用。又不敢必虜之終爲我用。卽終宥爲我用。而我亦何可終恃虜以爲用。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如魚者之釣。吞舟椎牛爲餌。投于萬仞之淵。一入其口。欲吐不肯。欲去不能。而後操縱在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惟我所用。雖然。薊鎮三陲。環二千里。隘口數十。虜騎在在皆可躡入。爲我腹心之患。奚啻山海諸酋之舊賞。新賞部夷之移帳。犒賞亦非虛擲。不徒禦外侮。亦以杜內萌也。况諸夷之來也。枕戈臥甲。亦云勞矣。露宿風餐。亦云苦矣。酬其勞苦。量與些微。譬之有大然。投骨于地。欲其司守。而吠盜也。脫也不投。且有

噬指之虞。已諸虜之來。名雖恭順。慕義豈其果出真心。無亦利漢財物。姑帖耳搖尾。乞憐于我者乎。就其來而羈之。爲力甚易。待其去而招之。爲費滋難。茂克濟矣。棟茵之死。無足爲異。第其來也。保護關門。爲王事而來也。其歿也。死于軍中。爲王事而歿也。借其効勞之名。量示優恤之意。彼旣護我藩籬。我亦何惜。惟蓋卹其死者。勵其生者。亦今日當機一着也。○西虜運河西弃米。經略復差。官括各島存糧。抵關軍餉不絕。其夷人發遼民窖藏米粟。聽山永居民以布易之。失風濕米。賑濟遼官。遼生暨流民入關者多寡。

量給關內難民俱各安堵其大將軍滅虜虎威等砲
銅鍊遺械及衙門卷宗等件夷人俱送至取賞款虜
護關聲勢大震奴酋膽懾亟築新城以圖固守遼將
祖天壽向踞海島亦聞風思附

河西失陷經撫爲仇其視中樞亦如仇各分門攻
訐晉以抗言取憎其推經畧也必欲置之絕地謂
萬分不能自免也晉亦矢心拚命慨然直任不請
帑以矯其用 帑之多不請兵以矯其調兵之衆
不促餉以矯其耗餉之濫沙汰冗員以矯其用人
之襍設局鼓鑄以矯其轉運之煩誓衆堅守以矯

其弃地之失大爲時論所嘉與遂爲羣黨所側目
必欲與敗同事而後始快其夙心孰知彼蒼憐佑
諸事瓦全獲追罪戾其始湖兵之鼓亂本兵張公
執訊戎首謂長安某某馳書情事甚確而予隱忍
不發以消大釁於是妬我者無計可施而簇擁樞
輔行邊襲其成事害其成功人謀如此遼事安得
不決裂哉

經略設局開平委主事沈際鑄造軍需就近取煤以
省運費

南科徐憲卿奏稱年來最病痛處在多設監軍多則

徒使將領分心於文移營精於迎合昔李郭不世出之將一監以魚朝恩而猶不免敗况庸將乎新推經畧王在晉雖不以揮霍哆口凌厲示長臣知其品端心慎決不以封疆爲戲者臣見正月間奴酋過河關上去廣寧有幾塘報斷絕購探無人今中前屯所等處猶未陷沒近報朶顏西虜俱往往牧雖曰借名守邊恐非持久長策則閑以外我無一人一騎敢出矣此何等地何等時尚不蚤爲之計耶外陶朗先報奴子被殺或借以文其不能進兵之失而未必真報梁之垣鐵山島壞船不過爲支銷二十萬餉之地而未必確此總於遼事交關當查催以助毛文龍之一臂者也

遼事實錄卷之八終

德